

清流 64

文学季刊 ALIRAN JERNIH

精彩通关小说：阿里篇——丁云

童诗专辑——草风、邓长权、曦林

来自沙漠的散文——邱俊伟



《野外人禽梦土地》——罗荣



本刊编委驼铃在万隆接领第五届亚细安华文文学奖之影。



“方修文学生涯 60 年庆祝会” 日期：2005 年 1 月 15 日

左起：王涛、柳舜、吴岸、丁云、甄供、原甸、春山、伍良



本会会长王枝木（左六）等出席
“华教暨马华文学的发展”研讨会。

64期

2005年1月出版

编辑顾问：朱晋韶 崔冰 林慕
王枝木 年红 看
晴川 伍良之 赵
潇枫 苏清强 杜

主 编：王 涛

编 委：骆铃 紫梦玲 一介
田舟 郑可达 有明

发行主任：章 钦

封面题字：叶兆熊

创刊日期：1990年3月1日

出版准证：KDN.PP6767/1/05

国际书号：ISSN 1511-9211

编辑部：ALIRAN JERNIH
8, Taman Orkid, Jalan Raja Omar,
32000 Sitiawan, Perak, Malaysia.

出版及发行：霹雳文艺研究会
PERSATUAN KESUSASTERAAN
DAN SENI LUKIS PERAK
65, Lintasan Bercham Selatan 3,
Taman Shukur, 31400 Ipoh, Perak.

平面设计：WayBuilder Enterprise
236, Jalan Midah Besar, Tmn. Midah,
Cheras, 56000 Kuala Lumpur. Tel: 03-91731131

承印者：Percetakan C&A Sdn. Bhd.
44-46, Jalan 11/118B, Desa Tun Razak,
56000 Kuala Lumpur.

《清流》网址：[http://www.geocities.com/
Athens/Delphi/4120/index.html](http://www.geocities.com/Athens/Delphi/4120/index.html)

编后札记：

心 跃论述印尼华文文学的概况，让我们得以窥探及加深认识改革的印尼华文文学。

陈 春安访问诗人秋山，带读者进入诗人心灵世界。

丁 云写了系列“通关”小说，本期刊出阿里篇，“鹅与雀鸟，怎么同巢啊？”作者的视觉，反映了更深入的社会人文关怀。

长 竹从生活故事中，牵出雍菜藤般蔓延不止的人性矛盾。

本 期选刊散文包括资深作家一介、伍良之、有明诸位；邱俊伟的中东书写，充满异域风情。

陈 俐霖留学澳洲，捎来了芭蕾日记，情真、意切、事实。我们希望她继续写作，“希望这美好延续。”

阿 喵写了《水晶姐姐的鬼故事》，她是有潜质的写作新人，若继续磨练，自我期许，假以时日，必有更大作为。



本期童诗专辑刊出马新三位诗人的童诗，邓长权、草风和新加坡的曦林各显本事。

罗荣是霹雳著名画家，色彩、线条、光影、构图……，艺术美在其中。

X

X

X

64期《清流》是我最后的划桨领航，但愿潺潺流水清清长流；舟过虽无痕，长空万里，枕舟侧伴千帆过——再见了，朋友！青鸟不须殷勤，生命和生活若有感动，且提起笔写点东西对自己交待；学无止境，继续成长。

~ 王涛 ~

目录



本期封面

2 【清流潺潺】主编的话

【拍岸惊涛】笔谈·评介

6 潇洒如秋风，踏实如山 陈春安

17 印尼华文文学的归属及其发展道路 心跃

【细水涟漪】小说

22 通关 丁云

36 雍菜情 长竹

【碧浪翻卷】散文

57 掉入古罗马的时光隧道 伍良之

63 故事与来历 黄妃

66 祖传的百衲被 李燕燕

【碧浪翻卷】散文 篇

- 68 老友搬迁的感想 一介
71 水井趣谈 强中
74 芳芳的忏悔 有明

【海外风景线】微型小说 篇

- 88 大彬壶 凌鼎年

【海外风景线】散文 篇

- 93 大漠孤烟 邱俊伟
114 绿茵圣坛 2004 陈少澎

【舟影竞渡】诗歌 篇 儿童诗专辑

- 81 插秧、小雪山、 邓长权
聪明的花儿、
苍蝇和人类、蝴蝶花、
逛花园、雨和阳光
85 时钟、风、 曦林
小孩有耳朵没嘴巴
86 洋葱的话、爆玉米花、草风
星星如果不是一闪一闪、
国旗

【河边青草地】文学蓓蕾 篇

- 119 芭蕾日记 陈俐霖
122 水晶姐姐的鬼故事 阿喵
73 对联 春山
65 赞助者名单

【云起风歌】原创诗曲 篇

- 129 点亮这一生 词：邹永
曲：林建南

作家身影系列（2）

潇洒如秋 风，踏实如山！

陈春安 访问诗人秋山

秋天的山？

秋山。原名陈秋山。吉打州居林卡拉岸人。曾经从事教师、化验室助理、记者、文具推销员等工作。目前在家乡卡拉岸拥有一间迷你市场，也担任工厂高级职员。出版了诗集“大海与我”、“一树芬芳等你”、“海浪的掌声”。“秋山短诗选”（中英对照），将出版的诗集是“我在寻找一道光”。

秋山是年轻一辈苦学自修成功的例子。他没有大学文凭，但积极参与生活，勤于笔耕。除了诗歌，也创作短篇小说与微型小说，整理出来至少有一本的厚度。秋山，看这笔名，令人想起什么？秋天的山？肯定有股荒凉、萧瑟、枯干，

带点沧桑的味道。如果你是导演，拍摄一系列的“作家身影”的记录片，第一个镜头，将怎么取景？我骤然想起卡拉岸得天独厚的充满丘陵的山，那蜿蜒的溪流、瀑布、鱼塘、果园，还有换叶季节被染红如枫叶的橡胶林，还有如时光倒流中的旧街道，可以取景的东西太多了！这样一个偏远之域，这样一个小小乡村，竟然孕育出一位诗人作家，毋宁是奇迹了！从1978年写第一首诗歌“淘锡”开始，秋山的写作年龄已经迈入第25个年头，对生活？对人生、美学观，有何感悟？请看下面的访谈。

童年黯症记忆

笔者：弹弹老调！海明威说：“不快乐的童年，是一个作家最好的训练。”可否谈谈你的童年？我知道你出生在偏远区域的卡拉岸，且生长在动荡年代，可否谈谈你的童年，不论是愉快或不愉快的都好。

秋山：卡拉岸是个农村，30多年前，街道只有一排店屋，30多年后，仍然是一排店屋，而且渐渐老旧！我妈妈靠养猪养鸡，父亲割胶谋生。我呢？小时候就跟着父母一起劳动，割芋叶、香蕉干作猪粮，也随大人到胶园里去拔胶丝，学割胶。即使在求学时，也和家里的人一起劳动！不快乐的童年……喔，

我想该提一提我父亲！他是个胶工，没什么知识文化，但人很老实善良。我初中那年，家乡这儿还是属“黑区”，经常有马共出没。村民去割胶，撞到马共是平常事，我父亲割完树胶，常常在村口咖啡店，跟一群劳动者聊天喝咖啡。意想不到的，聊天聊天，竟然也聊出祸来！有一天，军车开进来，全村大约有20几个胶工，一起被逮捕！说他们涉及马共！我父亲当然是无妄之灾，被关在双溪大年监狱，后来又被转移去阿罗士打，家人也不准探望。他坐了大约4个月的牢，才被释放出来。他在牢里，已经得了病，放出来不久，就病逝了。这件事，给我造成很大的心灵震荡与伤害！我变得更加独立，哦哦……在“捕蛙人”那篇小说里，写的就是我父亲的遭遇。我的童年，大概就是这些了。补充一点，童年当然有快乐的事物……那时候，我很喜欢看“中国民间故事”漫画，像是……伍寄萍，对对，伍寄萍画的，里面阐述了孝道、忠义、勇气等良好价值观。我不知道上述这些，是否造成潜移默化的影响？不过我的童年，确实带给我创作的触动与滋养。

踏实如山

笔者：你曾经来吉隆坡“寻梦”，呆在那儿多年。参加了

写作班，我还担任过你的导师，你应该是我组内最勤奋好学的一位，今日的成就，来自你的勤奋、虚心、好学不倦。“诗路”一路走来，也小心翼翼，战战兢兢。你觉得你是属于那一类的诗人？天才型？勤奋型？还是还“不成型”？

秋山：其实是“踏实型”！写诗多年，我的确在创作实践中摸索中出一些技巧，如句子的分行、运用意象、音乐性等。这跟我的生活实践有很密切的关系，两者应该是并行而互补的。当然，思想正确，人文关怀，真诚地反映内心的感受，这些都很重要。我曾经说过：“诗，要像渔夫勤于撒网捞捕！”还有，写诗切忌虚伪，我在“海浪的掌声”的自序里提到：“诗，越是谦虚，其文学思想的包含量越广，越是自大，越能暴露其肤浅的一面。”

作为“现实主义者”

笔者：果然看法很“踏实”！聂鲁达说过：“一个诗人若不是个现实主义者，就是一个死的诗人，一个诗人若仅仅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也是一个死的诗人。”你是属年轻一辈诗人中最坚定的“现实主义”者，你如何看待这句话？

秋山：如何看待……我同意，基本上我同意聂鲁达说的。

作为诗人，不能为主义所“限制”，箴制了其他的可能！虽然我是坚持现实主义诗歌创作，但我也秉持吴岸先生所说的：“拒绝进入误区，坚持诗来自生活，并注重诗的内容的基础上讲究技巧。”所以，求新求变，是诗歌的活路。而且在这基础上，要开拓视野。诗歌应该不是属于少数人的专利品，它包含了社会关怀、人道主义、人文精神，比如我表达祖国种族关系实况的诗：“砂、石、灰”，里头强调各族之间需要团结和平共处。“合在一起时，高楼大厦可以建起，分开，你永远是你，我永远是我，他永远是他”。这应该是现实主义的诗歌吧？但没有口号，没有干硬的“硬销”，应该不是“仅仅是现实主义者”的作品吧？一成不变，准死无疑。

潇洒神州行

笔者：因为参加“国际华文诗人笔会”，你去了几趟中国，视野开阔了。我发觉你写中国背景的诗，诗的语言与手法，变潇洒了，从容了，没早期的拘谨，是什么促使你有这种显著的改变？

秋山：文字的修炼很重要！可能当通讯记者的关系吧？常

常与文字为伍。啊啊，中国啊，很自然的，走到另外一个广阔的世界，神州大陆，必然产生广阔的胸襟与视野。我对中国有种特别的感觉，第一次到中国，下了飞机，感觉整个神州大陆像展开双手，要拥抱着你似的！我参加了诗人笔会会议，中国人很热情，好客。他们是优秀的民族，一个诗的泱泱大国。前辈诗人与作家，也刺激了我的内分泌，还有思维。他们的诗，都有高视角、高素质、高理想。我想我们这些来自边沿地区的诗人，不能丢脸啊！因此对自我的期许提高了，对藏克家、艾青等前辈诗人的热爱生活，更是景仰。所以，更加不能寒碜，不能畏缩。我写“地铁”一诗，“中国啊，你怎么／越走越快／我们的恋情／还没谈完呢。我们热情的拥抱还没结束／不舍的吻还没贴上嘴唇／真切的爱／连成一体／不要唤我下车／真的，不要那么快唤我下车／我们的恋情／刚刚开始／没有终站……”写的是地铁上的所见，但隐喻改革开放，无可阻挡。还有“玉米园”一首，“千鸟飞过，农人，竟从玉米树丛中，捧着金黄笑意，耀亮了，贫落的村庄……”你必须有亲身经历亲身感受，才能写出这样的诗。还有向艾青致敬的“我在寻找一道光”，你如果完全没有踏足中国，没有实地踩在艾青生活的土地上，你的感受，可能不会像我那样。

潇洒？从容？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啊，对对，潜移默化吧！吴岸是我写作的导师，他提过现实主义的深化等创作问题，大概是这种潜移默化吧……自然感情的抒发、形象化、明朗化、具体化这些课题，一定在我脑海里发酵千百遍吧？来到中国，自然而然，能够用最简洁的文字，把景物、人物，写得更立体、更形象了。哦哦，可能我是对自己的诗的生命，有更高的期许吧？拘谨反而没有了！

挤不出“牙膏”？

笔者：你有首短诗，我很喜欢，叫作“俭”，只有三行：“小时按出牙膏，大时挤出牙膏，老时锤出牙膏。”似乎在暗喻某些诗人的诗路历程吧？等你“老时”，真的要锤，才能得牙膏，是痛苦的！你是否赞同，写诗要趁年轻？

秋山：你可以这样解读。不过这首短诗，想象空间比较广。以前华人，像我父亲那一辈的乡下人，鼓励子女，勤俭为美德。过去许多南来垦荒的伟人，也是以勤俭起家的。小时候，耳濡目染吧，父亲虽然早逝，但他在我心中，留下很多宝贵的训导警世诚言。当然，如果你有另外一种“解读”，也无妨，诗的印象空间可以无限放大，对不对？

年轻时，感情丰富，创作欲旺盛，喔……我不想让人误会我在批评某些人，的确，在文坛上，有些老诗人，永远保持着年轻，有些年轻诗人，却已经老了！充实自己最重要！时常警惕自己也很重要！才不至于像诗中那样，写诗要用“锤”的，才挤出那么丁点“牙膏”。

磨砺成为诗人

笔者：回顾过去，你不要介意…在吉隆坡“写作班”时，同学之间并没有发觉你有特别的“诗人气质”！你也写小说，同学们称呼你“诗人秋山”，大概调侃多过赞赏吧？后来是什么原因，促使你专攻诗歌？是否受到诗人吴岸的影响？

秋山：那是肯定的……老实说，我真正喜欢的是小说。我异常关心时事，关心社会问题。我在农村成长，童年的人，童年的事，像我爸爸的遭遇，许多村民，生活在“黑区”，难免招惹到你意想不到的麻烦。你来过卡拉岸数次，应该了解这个乡村的特色，许多土地，都是马来人的保留地，华人多数务农，不是割胶，就是种果树，养鱼等。在“黑区”时期，太多太多惨痛的故事了。用小说，我写过“野象”、“我要为明天歌唱”、“捕蛙人”等，都是“原

乡”的故事系列。后来专攻诗歌，的确是受吴岸先生的影响。还记得吗？他每次从东马过来，我们就去找他，带着自己的粗糙、稚嫩的诗作，要求他的指点批评，我们就在他阿罗街的公寓宿舍里，谈得很夜！还有，后来因为吴岸，也认识了甄供先生，他主编的“文艺春秋”，给予我习作许多刊登机会！倾向写诗？是因为客观条件促成吧？主观愿望呢？岔开一下，我年轻时想当一名老师，后来果然做了一个时期的临教，好为人师吧？总觉得，在中国文学史上，诗人如杜甫李白，都有崇高的地位！所以，可能如此吧？自然而然就选择做个诗人了。

“原乡”诗篇

笔者：回到卡拉岸，你结婚了，做了5个孩子的父亲，孩子的产量比“诗集”的产量还丰！仿佛找到“安身立命”之所在，也仿佛找到了“原乡”的情怀。你目前拥有迷你商店，拥有稳定的职业，有妻有儿有女，是否会写大量“原乡”为题材的系列？来一本“卡拉岸诗篇”？如诗人吴岸写“美哉古晋系列”？

秋山：暂时没有“卡拉岸诗篇”的计划。我之前倒写过一

些“原乡”的题材，如“石灵门”、“永来庙”等。写卡拉岸的诗篇，的确不算多。去了几趟中国，回过头望自己的原乡，感受很不同。我不会排斥写原乡的事物，我也很热爱原乡，我妈妈，还有兄弟们都在这里生活，甚至我的孩子们，也在这里的读书，在村野、果园里嬉戏，打滚！刻意去写，当然不好，时机到了，瓜熟蒂落，也许有一天，我真的会有一系列的“原乡诗篇”！啊，要写的东西，太多了，只希望生命不要留白，原乡也不要留白。

不做“死”的诗人

笔者：你喜欢的作家？或者诗人？还有，你未来的写作计划，会否如聂鲁达所说的，做一个“不仅仅是现实主义者”的诗人？

秋山：容许我再强调：“生命不要留白！”我会继续踏着现实主义的道路，坚定地走下去。长篇小说？还是长诗？恐怕有心无力。我没有时间，要工作，要参与社区活动，我们最近搞了个“乡区义务消防”的组织，已经有很多人参与，拥有了两辆消防车，培训了一批消防员。当然还有我自己的迷你商店要经营，我工厂的职务。还有5个孩子，太多了，太多

了，简直忙得分身乏术。啊，先谈谈我景仰的诗人，应该是吴岸先生吧？总是提到他，又不得不提。他是个真正能深化“现实主义”诗歌的诗人。如根据聂鲁达的标准：“他是活着，且生命力强韧的诗人！”但他只是一个人……我觉得，应该多一些诗人出来搞理论，我自己也做了一些，如此才能“纠”某些人对现实主义的错误的、扭曲的、变调的看法。我觉得多一些“活着”的诗人，才能提升诗的创作的水平，开拓诗的新的疆域。以作为一个鲜明“航标”，作为一股“导引”的力量。我将要出版的诗集，书名就叫“我在寻找一道光”！诗写的是艾青，诗中说：“我在寻找我要寻找的，一道光，深深庭院，墙角上，我看着你看着我微笑，你看着我看着你讶然，你，就是一道光……照亮了，人民土地和，国家……”其实，我们都应该寻找诗的光源！我们是要做历史见证者？引领民众？还是被时代远远抛在后头？一定要有超越社会现状的思维，不然你就像聂鲁达所说的，“仅仅是个现实主义者”，那你注定做一个“死”的诗人了。

印尼华文文学的 归属及其发展道路

——在第九届亚细安文艺
营讨论会上的发言

心 跃

(印尼)



一

一九九八年五月反华暴乱是印尼反华运动的高潮，它的爆发撕裂了印尼华人的心。但是它的发生之时日也正是印尼改革与民主运动趋向高潮的时日，因为不久反华势力就崩塌了，印尼进入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在这新的历史时期，政府对华族及其文化的禁锢逐步放松，慢慢解禁。而更重要的是印尼

广大民众开始清醒，开始从长期的反华宣传和教育的流毒中清醒过来，大大收敛对华族的排斥和敌视情绪而表现亲和友善的态度；在这印尼的文学与文化界显得特别突出。

在这大好的形势下，印华作协看好形式，抓住机遇，在复兴印华文学努力工作与创作的同时，重视并开展与其他兄弟族群的文化交流、交融工作，达成华族与其他族群之间的文化与文学友好关系。这对印尼华文文学的进步和发展，对印尼华文文学在印尼文学界、文化领域里获取一席之地的努力，对印尼华文文学能逐步在印尼文化与文学的生活与发展中做出贡献将具有长远的积极的意义。

更具体的说，我们已经与其他兄弟族群共同开展多项文学活动，比如双语文学聚会、双语诗歌朗诵会、双语诗集或微型小说集的出版以及发布会等等。这种文学活动，比华人参与的其他社会活动更多更广泛地受到印尼文报章杂志的重视而广为宣传。这些的文学活动体现了其他兄弟族群文学人文化人对华文文学的认同、关注和好奇。另一方面，这样的文学活动也扩大华文文学写作者的视野，有助于他们的文学创作的进步和提高。

印尼华文文学是华人的文学，就好像地方文学或部族文

学是一个地方或一个部族的文学一样。华文文学作品只能是掌握华文的人的作品，只能是懂得华文的人所能阅读和欣赏的作品，基本上自然是华人或华族的文学，同时也是世界华人或华族的文学。印尼华文文学与地方文学或其他族群文学，是印尼社会的产物，是印尼社会生活的一部分，所以是整个印尼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当然也就是印尼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因为语言障碍，印尼华文文学不能为其他不懂华文的其他大多数人和部族所理解和欣赏，它就不能成为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共同财富。所以只有把他翻译成国语印尼文，才能成为印尼文文学，才能成为印尼民族文学或印尼文学的艺术作品，和其他印尼文学作品并列斗艳。这样，印尼华文文学，通过它的印尼文翻译作品在印尼文学世界里露峥嵘，丰富印尼文学，影响和推动印尼文学的发展，为华文文学，为华人华族争光。

二

印尼华文文学，与其他世界各国的华文文学一样运用华文为语言媒介，以中国文学为其渊源，以中国文学为基础。这是世界各国华文文学的共同点。在这个意义上，印尼华文文学是世界华文文学的一部分。因此我们都要不断学习，掌

握与运用中国语言（华文），在创作中各尽所能、互相比美。但是因为我们都生活在不同的国度，不同的自然、社会与文化环境以及不同的语言氛围，各国的华文文学就不能不在题材和风格上各显异彩。

印尼华文文学因为如上所述的原因，它必须有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和华文文学相异的地方特色。他的特色首先表现在作品的题材。他所描述的东西必然带有印尼地方的风土人情、社会风貌、文化氛围等的色彩。第二是表现在语言的地方风味。因为印尼华人的华语已经与印尼国语以及方言并存并用，在一定程度上混杂交织，不免带有印尼国度和地方特色的表达方式和词汇用语。当然无论它如何特异都不能违反中国语言逻辑和规律而另辟蹊径，成为怪异的华语。第三可以带有印尼文学的风格色彩。但这一点与上述两点的不同之处在于更多的主动和自觉意识。印尼华文写作者除了多看中国本土的古今文学精品和世界华文文学佳作之外，要主动地、有意识有目的地博览印尼文学作品，汲取营养，丰富自己。印尼文文学作品必具有印尼文和印尼文学特色，一旦融会其中精华，受为己用，一定会使印尼华文文学作品增色不少。为此，把印尼优秀的文学作品翻译成华语是非常必要，非常重要的。

无论是为了与其他族群的文化界文学界来往交流，还是为了让华族的华文文学在印尼文学中放射异彩，作出贡献，抑或为了能够学习并取益于印尼文学的优良传统，我们有必要认真学好华语与印尼语，成为精通双语的写作者，在双语的文学世界里自由驰骋。而双向翻译工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就更是不言而喻了。

编者按：**心跃**为第九届亚西安文艺营主办国筹备委员会执行主席，原名**卜汝亮**。

通关

— 阿里篇

丁云

(1)

“鹅与雀鸟，如何同巢？”

这是谈及星马将来是否可能“合并”的时候，舅舅笑谑的一句话。

“鹅？谁是鹅？谁又是雀鸟？”舅舅沉默了，没有了答案！

谈政治，阿里便静默如木薯，扎根结成薯实……

每逢三天悠长假期，新山关卡便拥挤着一批批逃难似的饥民，排成长龙阵！刚刚洒过一阵骤雨，有些人背起行



囊，冒雨步行过长堤，人潮丝毫没有舒缓的现象。而骤雨也没有带来丝毫凉意，反而增添了燥气！“新加坡护照”的三个柜台，全开了，还是挤满了人，人们无意识本能地向前推挤。抱着啼哭着的幼儿，拖着笨重行李的妇女，汗流夹背的，频频掏纸巾抹汗。她渐渐不耐烦，便往“马来西亚护照”的柜台挤过来，希望能钻个缝隙，央求海关官员通融，让他们过关。

马来官员见妇女实在辛苦，怜悯之心，人皆有之，盖章让她过了。

岂知众人有样学样，纷纷也涌过来“马来西亚护照”的柜台。

“TAK BOLEH, TAK BOLEH.”

“PLEASE 啦, ENCIK……”

“TAK BOLEH, TAK BOLEH.”

阿里也背着笨重的行囊，夹在“新加坡护照”的长龙阵中。行囊装满婴孩的奶粉、布尿片、婴孩衣服等；还有杂七杂八的东西。每次回娘家，妻子总是电话中叮嘱他买这个买那个的。他埋怨行李重，背不了。“而且这些东西，马来西亚也有，何必买？”妻子俨然是专家的：“这个牌子的奶粉，新加坡的品质比较好；这种婴儿饼干，也是新加

坡的好，贵一角几毛钱无所谓。”“贵一点无所谓，那……那你何必跑过长笛，跑老远回班兰生孩子？多麻烦，你知道吗？我看过退休人士跑来新山看医生，买胰岛素的，贪便宜嘛，你呢？贪图个什么？”“也是贪便宜嘛，而且我总觉得，在自己甘榜生下的孩子，特别健壮，乖巧听话。”

唉，与女人争论，他永远是输家。

唉，人家是涌过来，过悠长假期，他呢？图什么？搏什么？

这么排山倒海的人龙，要折腾他几个钟头，始能“通关”啊？

阿里正郁愁时，竟然见到马国柜台的马来官员朝他悄悄朝手。

他欣喜，赶忙钻出长龙阵，越过另一线柜台，把护照递给官员。

“又回甘榜啊？阿里。”

“老婆又生了第三胎，没办法。”阿里憨笑。

“又做爸爸啦，恭喜你了。”

“谢谢大叔……”

“你老婆……干嘛不在新加坡生产？那里医疗设备好。”

“好，也贵死人了！”

官员谅解地笑笑，盖章，递还护照给阿里。阿里“通关”了，有种便秘痊愈的感觉，畅通无阻的轻松感觉，甚至是凉快的感觉！肩膀上的行囊也觉得不那么笨重了！然后走出燥闷的海关，逃离拥挤的人潮，去乘搭往班兰的巴士。沿途仍然有兜客的德士佬在嚷问要不要德士？有乞丐向他伸手！

还有路要赶程，他一刻也不停留，加快了脚步。

(2)

岳母的家靠近班兰河畔。

因属低洼地区，每逢雨季，都涨大水，把道路村舍校舍玉米田全淹没。鸡寮坍塌了，村民饲养的鸡只随处逃。雨季过，饲养的鸡只往往损失大半。还有农作物、桥梁、校舍，损失是不消说的。等大水退了，留下的是狼藉的泥浆、藻类、垃圾、动物尸体，还有断树残枝。

阿里也是甘榜班兰人，在那里长大。

他9岁那年才随父母亲，还有小舅搬迁去新加坡芽笼士乃。直到现在，他的舅舅，大伯，还有一些亲戚，都还留在班兰新村。开斋节聚在一起，单单黄姜得煮一大锅！开枝散叶之后，数不清家族里总共有多少人丁了！不过自从星马分家后，一个铁事实是：他们都变成两国国民了。有些是新加坡人，有些则是大马公民。政治信仰不同，聚在一起，谈论政治的“气氛”便浓了。

阿里从来就不喜欢谈论政治！

谋生，讨口饭吃，精神都蹦紧了，已经够疲于奔命了。

倒是孩子们心灵“无国界”，很容易与乡村孩子混在一堆，打成一片！回到班兰，接触乡村，孩子们对每一样事物，都备感新奇。拿了网，到虾池捞虾，制作了弹弓，学习打鸟。或者拿着新式的塑料旋转陀螺，与乡村孩子的传统陀螺比赛。有时阿里会带孩子们到班兰河边遛哒，放风筝。看着风筝飞上天空，10岁的妮娜说：“爸爸，好奇怪，为什么在新加坡，我们的风筝总是飞不起来？”8岁的哈山随即笑：“这都不懂，因为新加坡没有风啊，没有风，风筝怎么飞呢？”阿里只好耐心为两个子女解惑：“新加坡都是组屋区，不然就是保护林，很少有旷野，当然不适合放风筝啦，除非你到海边去。”

班兰河蜿蜒蜿蜒，潺潺地流淌。

河堤久远失修，有了缺口，河道也见大量瘀泥阻塞。

但没有人理！雨季一来，准又涨大水！

阿里有些感慨，舅舅岳母唠叨好几年了，从他还没结婚，唠叨到他最大的女儿妮娜都10岁了！淹水的问题还在！他真的想驾着辆铲泥机，把河边的瘀泥清理，挖上来的泥土，干了也可以筑河堤。一年不成，挖它三年，三年不成，挖它十年，问题是，谁能支持他这么做呢？谁能提供铲泥机？

提起修河堤的事，舅舅已在发着愤慨之言。

他说，曾经通过政党的人跟政府的人交涉，十多年了，仍然没有修好半截河堤。“他们说政府没有钱？没有钱？钱都花去那里？你看看国油双峰塔，建得多高？听说每一块玻璃，都是从德国进口的，要多少钱？钱？钱都花在游客可以看到，可以游览，可以拍照的地方！我们甘榜这儿，20年，都要走泥泞路，新村的华人说，政府照顾马来人，让他们自己来看看，照顾在那里？”

“还是你们新加坡好……”舅舅的儿子插口。

“怎么好？”

“不是有建那个有遮盖的走廊吗？”

阿里苦笑，只有苦笑的份。感觉就像两只患有近视的大象，隔着河岸互相张望，瞄视，看见的，往往是朦胧、似幻似真的物体。是大山？是树林？是移动的动物？还是敌人？当他们带有敌意时，互相指责时，恰如马来谚语说的：“眼前的大象看不见，对面河岸的蚊子望得见！”

(3)

走尽甘榜的泥泞路，终于来到岳母家门前，阿里把笨重的行李放下。

两个孩子，妮娜与哈山率先跑了过来，喊着爸爸。

妻子在窗口伸头探望，欣慰挂在脸上。她没有出来迎接丈夫。她还在坐月，岳母不让她吹风。等岳母为妻子洁身完毕，围上沙笼。他才能进房，与妻子说怜爱与慰问的话语。他心疼妻子每次怀胎10月，都需这样劳累奔波，他总希望让她留在新加坡竹脚医院生产。至少有冷气室，有护士照顾周到。但妻子执拗，坚持要让孩子在班兰老家生产。妻子是班兰人，原住在他舅舅家隔邻。两人算是青梅竹马，从小一块长大吧？记得小时候，他还帮她扛过米，背过书包，赶过野狗。长大了，他变成新加坡人；她还是留在班兰，仿佛一辈子都会留在甘榜了。她有美丽的容颜，书虽读不多，但勤奋而贤淑，学裁剪，缝制出来的马来服装，手工之精细，令全村里都赞不绝口。阿里服完兵役，

念念不忘这已经出落得亭亭玉立的女子，每逢假期，都背起行囊，往班兰跑！

舅舅还看不出他的心意吗？忙为他们说媒撮合。

她害羞答答地答应了婚事……

婚后，她随他回新加坡定居。但她学历不高，连中学SPM文凭也没有。他只能为她申请家眷居留。结婚12年，她仍然保留大马公民身份。怀第一胎时，妻子要回班兰生产。他拗她不过，送妻子过来。在新山医院生孩子。留院三天，出院后帐单是39元。若是在新加坡生，恐怕得三千吧？而且是星币！若果在新加坡生，公民与PR生下的孩子，自动成为公民。

在大马生，孩子拿的却是大马报生纸。

12岁后，还得为孩子申请身份证，成为新加坡公民。

多麻烦，是吗？

他注定得继续奔波与长堤两岸！

(4)

他望着妻子产后羸弱苍白的容颜，想着，还需要奔波

两岸多久呢？

“兄，我会照顾自己的，你放心，孩子要上学，你先带他们回吧。”

“你呢？老是烦扰你妈妈，总是过意不去……”

“她寂寞嘛，爸爸逝世多年，我多陪陪她，也是好的。”

晚餐时，岳母弄丰富的咖喱鸡阿参鱼，加上芭菇菜。把邻居亲戚都招来了，热热闹闹围了两桌人。餐后闲聊。阿里忧虑仍然泄露在脸上。舅舅问他怎么回事？阿里坦言：“他不怕奔波于两岸，不畏劳苦，只怕失业。”舅舅难以理解，新加坡经济不是一直比大马好吗？星币从一元对一元，变成一元多两元多！阿里驾驶铲泥机，收入应该过得去吧？挖沟渠，筑路工程，都需要他。隔岸看烟火，舅舅就是不了解，现在各行各业都不好过，什么裁员，什么结构性重组，结构性失业，这些新名词，舅舅大概没有听过吧？建筑业一连10年都是负数增长，如果没有一些政府的地铁和组屋翻新工程撑着，可能会更糟吧！

“你没有说，我们还真的不懂……”舅舅说。

“我也是劳累工作多年，才拥有一间三房式组屋。如果没有工作，屋子怎么供？老婆孩子要吃饭，怎么办？要

重新找工作，谈何容易？我今年42了，我有个邻居，在电视台当司机的，40岁被裁退了，至今没办法找到新的工作！而且我只会驾驶铲泥机，如果要驾驶巴士、德士、罗厘，必须重新考牌，我们一批同事常常抱怨：现在是老板的世界，工人的时代早已过去了，不是吗？”

岳母劝他卖掉组屋，举家搬迁来甘榜班兰。

在这里，有经验的泥机驾驶员，不愁没有工作做，可以到树桐芭干活。

许多园丘，也需要这类的人材！

舅舅说：“如果什么都不想做，也可以拿了卖组屋的钱，开间杂货店，还是马来服装店，干干营生。听说有许多退休的马来人，都卖了组屋，领了公积金。回到马来西亚甘榜定居，还是迁居印尼，活得自由自在。在新加坡，毕竟是个英语至上、西化、不尊重马来人的地方，对吗？”

岳母插口：“在这里，我们是多数民族，去了小岛，变成少数民族。”

舅舅乘机发牢骚：“你看……最近政府不让马来女子戴头巾上学，这在马来西亚，绝对不会发生，对不对？还

有啊……”

阿里持平的说：“是多数民族，未必保证你不受歧视，除了肤色，种族，还有阶级分别，歧视歧视，不管种族歧视还是阶级歧视，世界每个角落都存在……政治的东西我不懂，我的要求其实很简单，能给我一个安适的环境，让我有工作，让我平平安安稳稳渡过此生，抚养子女成人，就够了，感谢上苍。”

妻子在他们起争论时，只是默默为婴儿喂奶，不插一言。

她的世界里只有孩子，永远只把温柔目光倾注在孩子身上。

(5)

沙斯疫情一过，“通关”又陷入紧张状态了。

沙斯这头“恶魔”，只能折腾人们一阵子。疫情解除，量体温、填写表格的措施撤去，涌过去新山消费的，与涌过来新加坡谋职的，都像是“冲锋陷阵”的敢死队般。有车的驾车，没车的搭公巴士，或者“11号车”，步行过长堤。

去班兰，大包小包，回到新加坡，也是大包小包。

只不过不再是尿片、奶粉、婴儿衣服，而是土产、嫩椰子、尖必娜、芭拉煎、榴莲糕等。当然还有杂货，这里凡是便宜的，妻子都买了一些，让阿里带回去。背包仍然重甸甸的，背得他肩膀酸痛。

过了新山海关，长堤塞车，又排长龙阵。

阿里只得走路，带着两个孩子，步行过长堤。

妮娜哈山很生性，帮爸爸提椰子、榴莲糕等。

他叮嘱孩子，尽量循黄线而行。

长堤上，都是“同道”吧？脚步有的矫健，有的蹒跚。

长堤上密密麻麻的车龙，犹如蠕动的“马鹿”，沿着“马鹿”蠕动的，则是奔波两岸为生活三餐追逐的蝼蚁群了。这边涌过去的，追逐的是甜美的“糕点”，那边涌过来的，仍然是为了“糕点”的碎渣。阿里每次走过长堤，尽管脚酸，脚步痛，总忍不住仰望天空，脚下的是长堤，很多阻隔，很多磨难与关卡，唯有天空是蔚蓝的，是广阔无垠的，没有关卡，一望无际的。

孩子们见爸爸望天空，也忍不住仰望。

“爸爸，你看什么？”妮娜问。

“哦哦……看看有没有人放风筝。”

“爸爸……”哈山问。“新加坡真的没有地方放风筝吗？”

“有吧……要找个比较空旷的地方，去海边吧。”

“爸爸，改天带我去海边放风筝，好不好？”

“好啊……走快点，我们比赛，看谁先到关口！”

“好啊……”

好不容易来到新加坡兀兰海关，他们已经汗流夹背了。阿里拿出自己和孩子们的护照，新加坡柜台倒是寥寥落落，刚好倒反，而轮到大马护照的柜台排长龙了——周末将尽，大马人纷纷涌进来赚取星币，改善生活了。

长堤，依旧都在上演这种“蝼蚁追逐糕点”的游戏。

阿里记得临走前对舅舅说的话：“我无所谓，只要下一代，过得比我好，就行了，也许，有一天星马会再合并呢，这样我们又是同一个国籍了。”舅舅彻悟而笑：“合并？可能吗？你看政客，天天都在吵架，今天吵水供，明天吵新大桥，后天，不知又找来什么课题……鹅与雀鸟，怎么同巢啊？”

查看护照时，海关官员微皱眉头。

“怎么……你与两个孩子，不同国籍？”

“哦，我也不想这样的啊……”

官员明悟，盖了章，让他们顺利通关了！

阿里收回三本护照，牵着两个孩子的手，向官员说声谢谢。

官员见两位可爱的孩子，挤出了冰融般的笑颜。

雍菜情



长
竹

(一)

不知不觉间，事隔已五年多。

每每想起多年前所发生的点点滴滴，于莉花就会很心痛。

上街买菜肉时，见到小贩所售卖的雍菜，更叫于莉花回忆片片。三十多年的事情了，然而，一点一滴的童年往事却像昨日发生一样，清清楚楚地出现在脑海里，叫于莉花忘不了。

(二)

吾家有女初长成，是伊心怡的心里话。大女儿终于考完中学九号会考了。趁着在等待成绩公布之前的三个月里，心怡有意要叫孙心美，她的

女儿，去做一份临时工，以考验一下她的工作能力及经验。很多公司要聘请职员时，都是要求他们的职员有经验。所以，在未踏进公司之前，职员本身最好能在其他地方有工作过。如此一来，得到职位的就会比其他没工作经验的来得多。心怡就是抱着这种机会去说服她大女儿的。

关于心美方面，她倒无所谓。很久以来，她就希望离开家到外地去闯一闯的。就像她的一群死党一样。他们大多数都跑去他乡去学习电脑了。有的则去一些商业学校就读一些课程。特别是那些有助于前途的科系。

可惜自己不是念书的料，孙心美心里想。因此，她听从母亲的话行事。

(三)

终于把家产转换成一间旅馆了，那是周理生一向以来的期望。如今，因在两个好友及两个堂兄弟的鼓励下，理生终于心想事成。

旅馆生意蒸蒸日上，受到好友们的支持。

顾客要求包办三餐，更让周理生计划把底楼一间咖



啡厅装修成一间冷气餐厅。而过了半年的时间后，各股东都同意把事情办成。

理生告诉莉花她的餐厅需要聘请职员。他问她可有认识的朋友要做工？

只消一刻之间，于莉花就想起了伊心美这个交往三十多年的老朋友来。不多久以前，他们在街上偶然相遇。是经过二十年的空白空间后又重逢到的一对老朋友。

心怡在那次别后前，一直要求莉花帮忙她大女儿找工作。莉花答应帮她留意。

二十多年的友情了，于莉花是非常看重朋友的。对于伊心美这个老朋友，她更是珍惜得很。莉花即刻有了行动。

“哈罗！心怡吗？我是莉花。我听我先生讲他的公司要请人。不知心美有没有兴趣做？她在这几天之内都可以来面试的。”

打了电话后，莉花心花怒放。能为老友助一臂之力，对她来讲是一件很喜乐的事。她的重视友情的一颗心，并没想到其他的问题。她对待朋友是很单纯的。她以为她如此做是对的。很对得起老友的样子。

(四)

在洗碗碟时，于莉花接到一个电话。

“喂！莉花吗？我是心怡。我现在已到达你先生的公司了。心美也来了。你是否能出来见一见我们？你先生有在吗？”

莉花一听，就飞快地放下手中工作。又飞快地皆着理生，到达餐馆里。

原来心怡一家大小都从外地赶了来。来的除了心怡外，还有她的先生。她的两个女儿，两个儿子及一个陌生的女子。陌生人是孙心美的一个最要好同学兼好朋友。

“他们两个一向是形影不离的。她的名字叫作甘小如。不知你们要不要请两个人做工？我女儿胆子小，不敢一个人做工。她将她要跟她朋友一起做。如果你们只要一个，那我女儿就不要做。你们看着办吧！”伊心怡对于于莉花这个朋友如此声明。

周理生听了就说：“好！既然如此，那我就两个都情。你们就住在我家吧！吃方面我们包三餐。看在你们是我太太好朋友的份上，我给你们一个月三百零吉。做完三

个月后，如果你们表现得好的话，我会再加薪水给你们。你们觉得怎样？”

“好！很好！”众人都同意。

(五)

凡事都是起头好。

起初的时候，彼此都是客客气气的。

渐渐地，一些不愉快的事件就从理生那儿分发出来。那不外是请来的工人不听他的话。他们分内的工作没做好，时常一声不响地外出没有跟头手讲一声……等等的事。

在家里的莉花，也不知如何地跟好友提起她女儿没有回来过夜的事（原来跟旅馆的一个女同事回去他家留宿。事先也没告诉莉花一声。）。不过作女儿的有跟做母亲的讲。

一件件事情的发生，却是于莉花所不敢面对的。对方是她人家的女儿，将太多话都会伤到他们作母女的。母女连心，是铁一般的事。

只有在这个时候，于莉花才深深地明白那句话：“君子之交淡如水”的意思。一对好朋友，其实只可限在久久见一次面而千万不可天天会面谈心！那会弄巧反拙。会产生很多问题。

到了后来是心怡怪莉花乱讲话。讲她女儿的事是莉花随便盖上去讲的。她一点也不相信她女儿会做出对不起双方的事来。在同一个时候，莉花也被心怡讲成是不够朋友。

莉花想不到自己好心会换成两边不投好的事发生。

周理生也在那个时候对莉花说他要辞掉心美的消息。

“她的那个好朋友就比较有责任的。我看小如很怕心美。她很听心美的话。我看我们不能请心美了。她不听我的吩咐的话去做。弄到我很为难。她还叫其他人不听我的。没法子，只好对不起你了。”理生有点内疚地表示。

于莉花听了很是难过，她想不到会由此结果！从此以后，她再不敢叫任何朋友的女儿来公司报到。同个时候，她也不敢再帮理生介绍任何人来上班。

那种不如意感觉，就好比一个朋友帮另一个朋友作媒人一样。好心帮他们作媒，反被他们责怪。说给他们介绍

那样坏种的人给双方。听的人往往只有哑子吃黄莲一般。

于莉花是真正体验到那种不好受的经验。

(六)

“莉花，你说气人不气人！你那个好朋友的女儿竟然跑去旅馆的办公室，翻看我们公司的账目。我叫吴小姐不可以让她翻，吴小姐讲她有跟心美讲过，可是对方还是我行我素地打开来看。还对所有的职员讲他们各自的薪水。谁比较早来上班；当然不能跟那些新来的比？是不是？还有，谁会比较有责任心地做工，公司方面也另眼相待，那是不能一概而论的。今天一早上里我就跟他们如此地解释。餐厅方面，真的是不能再让心美干下去了。”

莉花听了，心里很是难过。也很受伤地。

正在此时，心怡打来电话。

“莉花吗？我告诉你一个消息。我女儿那个好朋友啊，她的父亲在我们这儿小村落里大讲特讲你们的餐厅不会做久的。她竟然讲你们的店就要关门了。我跟我女儿骂她乱讲话。他真是太过分了！”伊心怡在电话的另一端。

“是吗？他怎么会如此讲呢？不可能吧？我们又不认识他，是不是？大概有人要破坏我们！”停顿了一会儿后，莉花又说：“心怡，我们决定不叫你女儿在这里做工了。也麻烦你跟她讲一声。以后最好不可以进旅馆的办公室翻他们的账目，好不好？”

人在不愉快时，都是会讲出心理所想的话。于莉花也不例外。

从那日起，两个好朋友互不相往来。

(七)

“小如，我不要做工了。你也把工辞掉！我不喜欢你在这边做。我妈妈已经跟老板娘讲你也不做了。你还好意思留下来？我不许你留在这边。明天早上你叫你那个开咖啡店的哥哥去帮我们搬东西，知道吗？”

小如很为难。

“他们对我们这么好，我不舍得放下这一份工作。你就让我多做几天吧！等这个月完后才不做！”小如说。

“不行！你要跟我一起回去才对。我妈妈也是如此地

认为。”心美坚定口吻。

“那好吧！回就回去罗。”

看在老同学的份上，小如顺从。

隔天一早，小如的哥哥小信就开着他的小货车来了。小如跟心美没有跟着来。

“真是对不起。我妹妹要回去小村落。没法子，她太听她朋友的话。我现在来是帮他们拿东西。其实住在那一个房间都是一样的。心美跟我的家人讲你们赶她们像赶猪一样。实在麻烦你们了。谢谢你在这两个月以来的照顾。”

小信对莉花讲。说完，他就开着车子走了。很快地，车子就消失在莉花家门的篱笆外。

留下莉花一个人。她走去客房。见到空空的房间（没有行李及人影的意思），她终于吁了一口气。两个小女孩的离去，确是给莉花一个轻松的感觉。

想着想着，整个人有轻松飘飘的样子，非常舒坦。

一个星期日的早上。

于莉花带着两个念小学的儿子主日学，而她则跑去楼上参加成人主日崇拜。坐在几个乐龄姐妹一起，莉花感到很欣慰。能和她们排排坐听牧师讲道，也是一种缘分的指使。

“今天，我要讲的是饶恕。耶稣对他的门徒说我们要做七十个七次的饶恕机会给他人。如此一来，我们才会真正去原谅对方。很多人误解圣经里所写的。他们认为只要给对方七次的饶恕机会。其实他的意思是我们要付出四百九十次的机会去原谅一个人。我们给的机会越多，我们的心就会越来越不会去恨对方。我知道这种方法刚刚实行时，我们会感到很困难。开始，身为基督徒，就必须学着去做。你们有朋友要叫你们饶恕的吗？或是有朋友得罪了你们的？让我们先开始实行，好不好？”

听得于莉花很有感受。

跟心怡不来往已半年多了。莉花感到非常地不得志。三十多年的友情竟然如此经不起考验。

为了要做到牧师所提的饶恕，莉花拨了电话号码。在电话未接通时，她有点提心吊胆。

“喂！请问伊心怡有没有在？我是于莉花。心怡，近来好吗？刚刚从礼拜堂回来，就是要打电话给你。我们今天所听到的题目是饶恕。就那么地想到了你。你是否能原谅我呢？为了心美的事，我和你都受伤了。真是对不起哦！”

“不会怎样啦！我早就忘记了。其实，我也很想打电话给你的。只是没有勇气吧了。我说啊，莉花，我们就忘了那件事情吧！”

“对对！人生只有几十年而已。我们不必天天记着这些傻事才行。你说对不对？是了，你们什么时候搬下来住你们自己的家？”

“快了，等我的儿子考完就好会考后。倒是欢迎你来我家坐一坐啊。”

莉花松了一口气。

(九)

“妈，那个阿姨打电话来给你做什么？是不是又讲我们的坏话？她这个人就是这样的。对我讲话是一套，

跟你打小报告又是另外一种说法。你可千万不要相信她讲的话才对！”孙心美从冲凉房走了出来。刚刚电话就是她接的。

“她此次打电话来是要我原谅她，说她刚从礼拜堂回来。听了牧师讲的饶恕两个字后就打电话来给我。世界上那会有如此好心的人？我就不相信。那些作礼拜的人言语行为方面都是不一致的。她做了亏心事了么！所以会叫我去原谅她。世上只有自己做错了事才会叫他人去谅解她，对不对？所以，我很相信你。错的是她不在于你。她的良心过不去了！所以会打电话来。”作母亲的对那作女儿的说。

“那你如何回答她？”

“我就假假说我其实一直没有勇气拨给她电话罗！她那么讲你，我早就不喜欢她了。今番是她先打电话来，我才对她那么客气的。你父亲也是很不高兴你以前那个老板。说他没有眼光。你那么努力地去帮他做事情，反而还要被他辞掉你。他们做得太过份了！”心怡很生气地说。

（十）

有过了一年多。

此时，莉花发现到她已有两个月多没来月经。明明知道她已结扎，不可能再有机会怀孕了。可是她还是去找本地唯一一间妇产科医疗所，问个明白。

年青男妇产科医生对她说：“我帮你扫描吧。如此一来，你就会找到你要的答案。好不好？”

莉花说好吧。她已没有其他的方法可行。

结果，医生对她说：“你的子宫里没有可疑的东西。不过你的子宫外面有生一粒小水瘤。它只有四公分小。三个月过后你再来扫描一次。如果它有变大的话，那就要割掉它。有时它会自动消失的。顺其自然吧，不要担心。”

“幸好不是肉瘤，不然会影响你的经事。同个时候，也要非割不可。”医生在莉花要步出大门之前，又对她讲了话。

莉花想不到她自己也得了妇女病！想着她所认识的朋友之中，好像还未听到有任何人提起，除了伊心怡外。当时，心怡还叫莉花帮忙去问一个中医，说她的经很乱。

“不知心怡她现在如何了？我的去问问看。可是我没有她的新家电话号码。对了，我可以问小林一下，她一定

会给我心怡的电话号码。小学的同班同学里，就只有她和我
的友情最坚固了。”莉花想。

“莉花吗？真是对不起啊。我现在在我先生的办公室里。
我的那本抄写电话的簿子留在家里没有带出来。”林
淑星在电话里说。

“这样啊，那就算了。我有空时自己去找一找吧！她
以前有对我讲过说她的家是在华丽台村路的。”

放下电话，莉花觉得淑星好像有隐瞒她什么似的。一
切有关心怡的是她好像对莉花有所不告知的样子。在二十
年空白的日子里，淑星和心怡是住在同一条路。她们的最
小女儿是同班同学。

也许淑星不想做中间人吧，所以凡事都推说不知道。
但愿她是这样为三个人而着想。于莉花很勉强地给自己找
一个不生气的理由。

（十一）

根据一些杂志上所写的，当一个人情绪不稳定时，唯
一能解决的方法问题的是找一个知心朋友（能为你守秘密

的)谈谈。让她能为你而分担烦恼然后解决问题。不然就是写写日记。

于莉花今番要找心怡就是为着这一点。

她驾着车子就往华丽台村路驶近。从第一路弯去第二路，莉花找着心怡以前跟她提起的地址所在地。说是在角头间，然后很近森林的一边，就是不记得号码而已。找啊找的，终于把车驾到一间最旁边的排屋旁。屋子的旁边种了多种的菜果，又养了一些小鸡鸭，极像老友的习惯种法。莉花想。

正想把车子停下来问个清楚，刚好见到高志兴的摩多西卡停在莉花的车旁。

“是这间吧，你们的家？”莉花问志兴，心怡的先生。

“对！进屋里坐吧！”志兴举起右手，做欢迎客人进屋的手势。

“心怡，你看谁来了？”志兴对着屋里叫。

只一会儿，就见到心怡出现在大门口。

“我就知道你会来。淑星打电话通知我说你要找我。我说有心的话就会来找我。我本来想打电话给你的，可是我忘了你的电话号码。哈哈。”心怡笑哈哈地说。

听得莉花很不习惯。

童年玩伴似乎已被空白的时光洗了脑，不再像以往那样纯真。有的话从她口中说出来，不像她一向的作风。怎么讲呢？莉花也不知从何说起。就说电话号码，她的女儿心美曾经帮理生做过工，也在她老板家住过。怎么会忘掉电话号码？还有一个疑点就是照理来讲，那个跟她走得近的林淑星也会给心怡莉花的电话号码的。如果她（心怡）真的忘掉电话号码的话。

若不是看在三十对年的友情上，莉花会退缩而不想前往，心中的所谓好朋友已不能跟她有所沟通似的。

既来之，则安之。于莉花只好踏进屋里坐着。是第一次来心怡的新家。怎么讲，也该去坐一坐才好。

坐下来时，高志兴和伊心怡也坐下来。

因有男主人在旁，莉花没有机会跟心怡谈心事。以为对方是因为礼貌而陪着，莉花也只好等机会。

却不料，志兴却走向一边的桌子，在桌上拿了一份文件来。

“看在你是心怡的老朋友，我给你看一样东西。”志兴说。

说时，就把一张白纸黑字的纸张交在莉花的手上。

莉花还没看清楚，志兴就对她说：“你看，首都的农业部来了信。说我管的地区内有菜农放太多农药，他们叫我把通知信交给那些菜农。那里知道，其中一个竟然控告我。说我讲他。信又不是我写的。他怎么可以怪我呢？是不是？没有理由么！”

“世界上就是有这种人存在的。很常时候是那些手下人做的事情，可是人们就是把一切责任推到做头的那个人身上。我的姐夫就是这样。被很多人责怪。”莉花说。她的意思是相反的。对志兴来讲，那是上司做的事，那么她做手下的就有机会被人们责骂。

“我知道是谁出的主意。我要去讲他！他以为他是一个代议士就可以如此的胡来。我也不是一盏省油的灯。我要讨回我的清白。你看大选就要来了，我知道该怎么做！”

“那跟代议士有什么关系呢？”莉花不明所以。

“当然有关系了。那个菜农是他的亲戚么！，你看这封信里，由他的秘书签名。我就知道他插手了。”

“为什么你不叫那个菜农去找州农业官？”

“那个菜农讲他没有批评我，是别人做的事。他不要去。”

“那不是把一点点事情闹大了吗？”莉花问。

“就是么！所以志兴就不服气么！”心怡在旁说。

“不过我觉得这真是一件小事情。不至于要上法庭那么严重吧！”莉花说。

“不行！我不服气他们如此地对待我。”志兴情绪相当的激动地拼出这一句话。

莉花看一眼墙上的时钟。糟了！已早上十点正了。来找心怡的目的还没有机会讲出来。有男士在旁，说什么也不敢讲出口。莉花干着急。

“没法子啦！有人要陷害他！他们用醋去泼他，他有一份医生的证明书。幸好那天他有戴铁帽，不然情形会更糟糕。又有一天，有人用车子撞他，还好他避得快。”作太太的又加一句话。然后又交来一份医生报告书。

“那不是要小心走路。算了吧！这种闹法，要到何时才了？你就该为你的家人而着想才对！人的一生就只有那么一次！”把对方当成是自己的亲戚看待了。莉花说出了她的想法。

只见志兴摇摇头。

之后他才站起身说：“我要出去一下，你们谈谈吧！”

终于有了机会！

（十二）

心怡告诉莉花说她花了五千零吉去古晋的诺玛医院看病。医生给她服了一年多的西药后，她的经期才又正常着。

“现在我已不吃了。我以前叫你询问的那一家私人诊

疗所给的药品其实是避孕药来的。我不敢吃。我们都已结扎了，何以再吃那些药，是不是？医生讲我们之所以经乱是因为贺尔蒙不调的关系。不要紧的。除非我们子宫里有生东西。特别是血瘤或肉瘤的。它们会弄坏经事的来由。”

“是这样哦！我因为你有跟我讲过有关你的事，所以我今天才会来找你。听你这么讲，我可放心了。”

两人你一句我一语的聊个没完没了。心怡到过砂州很多山芭地方（跟着她先生），见过很多妇女人家生病的机会。她告诉莉花说女人如何在割掉子宫后，被丈夫抛弃的真实故事。所以莉花起了同情心。

又看一回点钟。已十一点了。

“要回去煮午饭了。”

“还早呢。留在我家吃饭才走吧！对了！我现在会做红酒了。我送你两瓶酒喝。不要收钱啦！等你以后喝了帮我推销吧。我一瓶只卖四零吉的。”

要坐进车子回去时，莉花很意外地又见到志兴出现在他家的篱笆外。很巧合似的。

“这么快又回去啦？我说啊！莉花，你会写文章的。

关于我这一件事，你帮我多写几个美句，好不好？”志兴用食指敲着莉花的车门说。

只一下子功夫，莉花就应着说：“我一向不写这些，我写的都是生活的点滴。对不起了，志兴。”

离开了心怡的家，莉花吁了一口气。

“今天来得真不是时候啊。差点就跑进他们的故事里……。”莉花抚一下胸口。

“这是我最后一次出现在他们的家了。时光不倒转，童年的友伴已不似当年纯洁。我莉花应该往前看，不好向往事留连着才好。”莉花决定她的想法。

当年因为去过心怡家采雍菜，所以有了近日的多情。莉花一直以来都觉得她欠心怡一份浓厚的人情味。

三十多年的情缘，似乎变淡了。

破镜，难再圆。

掉

人

那些张牙舞爪的野兽在啮噬撕扯倒在地上凄惨哀叫的奴隶，斗兽场座席上的观众却在欢呼，发狂地叫喊：杀死他，杀死他……

古罗马的 时光隧道

伍良之

来

到罗马，映入眼帘的一片废墟，颓垣断壁、剥落的石墩、窳败的殿堂、洼陷的广场、光秃的圆柱、残缺的柱廊、跃马扬戈的人像雕塑、街边路角的喷泉、凄清的野草，这就是曾经跨越欧、亚、非三大洲的罗马帝国，这就是使整个欧洲文化艺术脱胎换骨的文艺复兴的导源地；罗马城的创建者罗慕洛兄弟、凯撒大帝、斯巴达克、维基尔、奥维德、耶苏、但丁、卜伽丘、米盖朗基罗、达文西、拉斐尔……刹那便纷至沓来涌至脑际，我走在一道从公元前到公元后的既曲折又长远的历史路上，我既能看到古罗马帝国的遗迹，又能看到我

心仪的文艺复兴伟大的艺术家、建筑家、雕塑家的精心杰作，这是多么称心如意的事。

但是当我走上帕拉丁冈的斗兽场，这个只剩半边脸面的椭圆形的庞大建筑，远远望去就像一个半边脸有缺陷的人，它的缺陷是人为的，还是因为穷年累月的腐蚀，而使它变得残缺，这个据说是古罗马最美丽最雄伟的建筑物，其实是人类丑陋的一面兽性升华的见证。我买票步进那只剩颓垣断壁的斗兽场，希冀能身历现场感受到在松明火炬照耀下坐在围绕着斗兽场座席上观众那种狂热，那种野兽般吼叫嘶鸣的情境；被那声嘶力竭掩盖了的斗兽场，刹那变成一个鬼魅呼啸的人间地狱，那五万个人，那十万只野兽般的眼睛，那五万张挣大口露出牙所喷出来的尖叫，无非是要看到血，看到活人浸染在血泊里，看到野兽撕裂活人狂号哀叫。这些被那座席上的围观者当作取乐的人是失了人身自由被当作兽类的奴隶，他们头戴盔甲帽，护面罩，身披护胸，手持盾牌和利器，在现场展开你死我活的搏斗厮杀，那些张牙舞爪的野兽在啮噬撕扯倒在地上凄惨哀叫的奴隶，斗兽场座席上的观众却在欢呼，发狂地叫喊：杀死他，杀死他，这些像野兽般喊叫的生物，由圆颅方趾变成兽，由人变成面目可憎的鬼魅。压迫越大，反抗力也越强，奴隶群中出现了一个极其著名的英雄斯巴达克，他的“宁为自由而战死，也不为富人的娱乐而丧身”的誓言，激起了成千上万同仇敌忾的被压迫的奴隶站立了起来，他们拿

起棍棒与奴隶主来个决死战。斯巴达克率领千万要争取自由的奴隶轰轰烈烈与奴隶主展开肉搏战，当然他没有成功，但斯巴达克却在青史留名，他被称为两千年前最大一次奴隶起义中的一位杰出的英雄。我走出斗兽场，头脑混乱，刚才惨绝人寰，还有那野兽般的吼叫，使我心情低落。由狼孩罗慕洛兄弟建立罗马城时，为了争夺土地，兄弟也手足相残，那只母狼会哺乳两个被遗弃的嗷嗷婴孩，母狼的母性未泯，但狼孩却承继了那没有人伦的兽性，我在想古罗马人的兽性是不是渊源有自。

来到罗马，的确需要一点想像，同时对古代罗马也要具备一些知识；站在泰伯河畔的山丘，看到的废墟、颓垣、断壁，走进时光隧道，那里便是罗马古国的政治、宗教、商业中心。古罗马人建立的市场，那是元老院，那座是古老殿堂，还有女神庙，凯撒神庙。古罗马人是有法纪的，在公元前他们便施行共和制，他们有人民大会，他们有元老院，那两个执政官是民选的。罗马人南征北讨，东并西吞，建立了罗马帝国。他们所到之处，那里就变成法治的地方，



当然这里所谓的法治是维护统治者既得的利益；他们在当地造桥铺路，使当地的公共设施对民生有所裨益。在响起刺耳的军号声中，在震撼原野的呐喊声中，罗马帝国的兵马战车船舰，从东向西，由南到北，打到亚洲，涉足非洲，西至多瑙河畔、西班牙、意大利、英吉利都在版图内。

罗马人未与希腊文化接触前，并没有文学。那是在公元前第三世纪，罗马从迦达基人手中夺取了西西利岛，该岛在一世纪之前已是希腊的城邦，弥漫着浓郁的希腊文化。一个粗暴无文的民族首次接触到希腊的文化艺术，就像从黑夜期待到黎明的欣喜。他们在重武之余，也懂得了修文。在希腊文化的陶冶下，罗马人也有了自己的殿堂、神庙、雕塑、喷泉。当我走在罗马，看到街边路角的喷泉流水，我才看见罗马帝国美的一面。站在特来维喷泉前，静静地观赏海洋神乘坐海蚌马车，那只由人身鱼尾的海神所驾驶的海蚌便一直奔跑，神思飘拂间仿若坐在海蚌马车上，悠然自得地被拉向一个别有天地的世界里。伫立在不同广场瞻望不同形态的喷泉，会引发自己不同的灵思。西班牙广场的破渔船喷泉，是一艘半隐入地下的渔船，这是不是象征出海的渔船遇到大风巨浪遭到不幸？喷泉的水跌落在一只由两个人身鱼尾海神掌握的海螺上，那是特电托乃喷泉；在惊叹雕塑艺术家的灵思妙想的同时又看见从狮子口里，从大面具口里喷出源源流水，我终于揣摩到巴洛克 (Baroque) 艺术家原来将生命存在的意义是用源源的水流来象征，生命是源源不息。生于公

元前七十年的罗马诗人维基尔，他为祖国写了一部取名《阿尼特》的史诗，追本溯源罗马人的祖先原来是特洛伊战争（Trojan War）的一位英雄，给予罗马人很大的满足感，维基尔不但写出罗马人的起源，也写出了罗马人生存的理由。罗马处处有喷泉，巴洛克艺术家是不是从维基尔的史诗获得了灵感，将人生的意义与那源源不息的喷泉有机地联系起来。

文学家意象的启发，艺术家刀笔形象的意境，并不能改变罗马帝国统治阶层的平庸；在统治阶层勾心斗角，互相倾轧，加上内部的奴隶、农奴起义和不断入侵的外族汇合一起，西罗马帝国在公元476年终结，欧洲历史进了封建制的中古时代。封建制的帝国时代统治阶层照样联群结党，贵族和皇帝结盟，市民与教皇联手，《神曲》的作者但丁便是这个时代的人物。《神曲》里的“地狱”“净界”“天堂”光怪陆离，变幻无穷，它具有劝世警俗的作用。跟着来的卜伽丘，他写的《十日谈》是“紧扣社会现实，贴近市民生活”的短篇故事。这些大作家、大诗人都体会了中古时代教会支配一切，人们的身体甚至心灵都活在脚镣手铐的苦楚中；在历史的号角声中，在时代鼓手的推波助澜下，尊重人道崇尚自然的“文艺复兴”在酝酿着。雕塑家追索古希腊大师的雕刻技艺，再参照眼前的生活现实，“文艺复兴”便在雕塑家、画家、建筑家的刀笔下迸出了火花，照耀着中世纪。看着罗马街道上、广场上的武士雕塑，会惊叹横跨欧、

亚、非三大陆罗马帝国的显赫霸业；裸体的女神、壮士雕像，会惊叹雕塑家鬼斧神工的完美理想化造型；令观赏者感受到的是人类高贵的尊严，开辟了人的时代，人类的才能和智慧焕发的时代。

走出古罗马，走出意大利人一心一意要保留下来的古罗马废墟、遗迹，我在想，连年征战，再加岁月的淘洗，使古罗马变得就像斗兽场那般的残缺，不过，好在“文艺复兴”时期，还有后世的艺术工作者、建筑家、雕塑家、作家，使到罗马还有完美的一面，也使它变成全世界的人都记得的一个地方。

黄妃

故事与来历

前几天，我赏花去了。其实是布律克两旁的青龙木开花了，这两旁的大树开了满树的黄灿灿的小花，地上也堆积了满满的憔悴了的黄花。住在诗巫几十年了，在家的日子里常常都来回于这一条道上，但从树下经过却从没有想过。树上多了什么，地上又多了什么。在机械与僵化的生活里，我们安于稳定与刻板，外在的一切在风的流动里成为过去。城市里理性与规律的生活，把我们对自然与感性的向往都消解了。于是，我们没有了故事，树与花也因此与人一样陷入了孤独。

青龙木开花了，花盛开这一件事刺激了人们的神经，于是我们在树下徘徊，与树作伴。我们为了留住花的清香，在

雨后的空气里寻寻觅觅。我们为了追赶短暂的花期，不得不把美丽留在。霎那与永恒在花与树之间展开对话，人也在现实与理想之间寻找辩证上的和谐。

当青龙木盛开时，金桔雨也在这个时候，赶上了花季。青龙木的花期只有一天，金桔雨的花则开得比较久。两种不同的树，有不同的姿态与风采，在路的两边遥遥相对。青龙木魁梧高大，是树中挺拔者。然而金桔雨树干短小，在花开的时候树叶凋零，把一串串饱满的黄花留在树上。

于是有了花与树的故事。我开始设想青龙木魁梧高大，英姿焕发，因此不再需要黄花的点缀，花期遂短。反之，金桔雨像是一个瘦弱的妇人，用黄花为自己装饰，唯恐花儿凋落而失去风采，因此把花期延长又延长。接着，我又借题发挥开始设想上帝的伟大与公平，世间没有十全十美的事，因此上帝取长补短，弥补缺憾，让大家皆大欢喜。青龙木英俊挺拔却苍茫，而金桔雨瘦弱短小却清新，世间因此没有遗憾。

城市里生活疏离，我们没有故事，也不知道彼此的来历。青龙木与金桔雨什么时候在这条路种下？当初为何决定种下？同样没有来历。

事情没有来历令人惶恐，就像一个人不知道自己的身世是很茫然的。所以我们便讨论青龙木与金桔雨的原产地。青龙木原产于马来西亚与印尼，金桔雨则不得而知了。

来历不可知，故事不完整，我决定用文字建立青龙木与金桔雨的故事，也建立了赏花这一经历。树与人，人与树，到底谁照亮了谁？

“语文是民族的灵魂”

协助发扬马华文艺，推动马华文学运动

本刊同人向他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谢意！

我们需要你们的资助，你们的推介！

让《清流》潺流不绝，尽显风流！

《清流》文学季刊常年赞助人

(01/11/2004 至 31/12/2004)

RM100

陈有文

春记饭店

RM50

伍务滋

颜亚板

随喜乐捐

RM97.20

东瑞

RM10

诗网络有限公司

妈妈把那条祖母亲手缝制的百衲被，交到我手中时，是我生了女儿，坐月子期间。

而今，女儿也已初为人母，百衲被仍被我珍藏着。岁月的洗涤，它已呈古旧，颜色也已不复光鲜，可是童稚生涯，却随着时日，在那一针一线，一布一片的密缝中，串串连连，倍加清晰，泉涌浮上了脑海。

李燕燕

祖传的

百衲被

酒是越久越醇，记忆的载体更是如此。
换得了？可以换吗？

摸这块，抚那片，细细端详，那年代的布置与纹理、花式、图案、颜色格调配套，童年无忧，青春的浪漫，历历在目，消失了的黄金年华的痕迹呢！

三角形，是过农历年妈妈给裁剪新衣的剩布。菱形，元宵节玉姨缝的观



灯赏月的云裳。大红大紫的正方形，妈妈规定拜祭天么、午夜十二点得著的颜色。彩虹焕发般、五彩缤纷的长形，占据着四面八方，是学校舞台的戏剧表演装。

这幅百衲被，融入了我多少的欢乐、天真、幻想与期待，而后是串串回忆……

跌落时光隧道里，陪伴在祖母身旁。坐在缝纫机前，帮祖母戴上老花眼镜，穿针引线，碎布排列、组合，是放学回家后黄昏的舒心时光。

友人动了恻隐之心，送来一幅色彩鲜艳，款式新潮，自制的被，劝我换了：“旧了，太旧了！”

酒是越久越醇，记忆的载体更是如此。换得了？可以换吗？那甜甜蜜蜜的无穷追思往事！

老友周来源君，十

二月十一日从霹雳州实兆远搬迁到吉隆坡，这是我国广大乡区和小镇的普遍现象或缩影，颇具典型意义，不免有所感触。

老友 搬迁的感想

来源君与我是邦咯岛华联小学同窗，相识逾五十年，他自檳城钟灵中学与吉隆坡马来西亚师范学院（MTC）毕业，中英文都很有根底，在红土坎天定国中及实兆远南华国中教导华文近三十年，退休后还去巴眼拿督国中担任母语班教师数年，周夫人也是国中华文老师。如今，两位公子早已大学毕业，在都门出任高职，两位媳妇皆为硕士，在私立大学担任讲师。在儿媳要求之下，遂有这次的搬迁，跟卜居三十余年的实兆远说“拜拜”。



我国乡区与小镇，不论是华人或马来人，都大量流向城市，尤其是首都吉隆坡。外流的人口约略分属三大类型：一、应届中学毕业生，他们念完中学，便离乡背井，到大城市闯世界，或在商场服务，或在技术、手艺的圈子里谋发展。二、教育程度较低的男女青年，也向城市涌去，不愿蛰守家园割树胶或务农为生。三、大专毕业生。乡区工商业不发达，以他们的资格，很难在那儿找到理想的工作，纵使觅获职业，待遇也比城市差了一大截，所以非“飞”去城市不可。

上述三大类型的城市移民，经过一段时日之后，事业有成或职位稳定了，会陆陆续续在城市里购买房屋，挥别乡村，定居城市！这怎不导致大城市人口剧增，乡区人口大减！试看：城市的屋业发展十分蓬勃，“花园”建了一个又一个依然求过于供，市区的华文小学畸形膨胀，学生数目动辄两三千人，反观乡区，往往沦为“老人村”，华小学生数目普遍大大减少，例如从鼎盛时期的近千人减至四五百人，或从原先的二三百人减至数十人，更有生数不满十人的“蚊型”华小，人口流向城市，达到何种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在乡村与小镇，可以见到许多华裔家庭，由于儿女全部到城市发展与落户了，只剩下年老的父母两人“撑门面”。

这种情形，在父母教育程度较高的教师与公务员家庭尤其多，原因是他们关心子女的教育，教子有方，儿女一般都能大学毕业，或成为专业人士，只能在大城市发挥所长，乡村或小镇再也留不住他们！实兆远虽只是一个小镇，但读书风气甚盛，“知识就是力量”，这股力量把他们推向大城市，留下父母孤守家园的例子比比皆是！反之，属于劳动阶层的父母，其众多子女之中，往往还有一两位愿留在原乡，继承祖业（胶园或耕地），年老的父母才不感寂寞！

年迈的父母，有许多宁愿孤守家园，不肯去大城市跟儿女一起生活，那是牵涉到个人的自由、生活习惯等问题，儿女的“安乐窝”，比不上自己的“老窝”！

周来源君迁居都门，属于“儿女学业有成”而搬迁的类型，但又和两老留守家园的例子有异。以他六十二岁“不算很老”的年龄，应该能渐渐适应大城市的生活方式与节奏，最后转型为“城市人”，甚至在事业上创出“第二个春天”也并非无可能！我在失去一位互相交换书籍阅读、谈文论艺、健走运动的同道之际，谨以“莫道桑榆晚，微霞尚满天”诗句共勉之！且看：我俩的一位小学同窗林景汉君，是吉隆坡韩新传播学院院长，正兴致勃勃，为培育新闻界后辈而努力，乐龄人士应以他为榜样啊！

（稿于2004年12月）

水井趣谈



强中

四、五十年前，乡村地区，家家户户都有一口井，我去同学、朋友的家玩耍，总喜欢去井边探头探脑，瞧一瞧，井有多深？水有多清？有些约40多尺深，井圈的隙缝处还长着不知名的杂草。

井水清澈见底，有时又有数尾鱼在游弋打浪，引起我们阵阵的惊叫。

较深的水井都有一个井架，旁边有一个把手，

中间用粗绳捆着一个大水桶，将水桶抛入井口，然后不停地旋转把手，清冷冰凉的水就送上来了。

家里的水井不是很深，水也不清，可能是地处“巴窑”（低洼）的关系。平时，父亲用沙漏来过滤，即把水取上来后，倒入沙漏中，然后再从下部的孔流出，把浑浊的泥水留在沙里。但是，如逢下雨浸水，井里更是泥水沙土混杂，白浊一片。虽然水满到只需伸手一掏，就可把水盛上，但根本不能食用。父亲吩咐我去中药铺买一些“明矾”，丢到井中，稍后才没那么浑浊！

友伴家里的井，却又清又冷，令我们羡慕不已，我们的井有时会有些浑浊的东西流出来，有一次，甚至有一只蟹不知从哪里钻来，所以，我们不时要爬下去清理。父亲有好几次还用水桶把我放下井底玩呢！从井底往上望，感受却完全不一样，我轻轻地喊几声，就有回声不停在耳边震荡。看上去，天空变得很小，那时年纪小，不知道有成语“坐井观天”和“井底之蛙”，不然将会有另一番深刻的体会呢！

很少听说有人掉入井里，只有一次，朋友的姐姐在井边洗衣，不小心在抛水桶时被拉下去，幸好十二、三岁的她机警地拉着粗绳，大喊大叫，惊动了左邻右舍才把她给拉上来。

天旱了，几个月没下雨，家里的井干涸了，没有食水，只好到有较深水井的友人家中挑水回来。至于冲凉，则只能呼朋唤友一起到火车路后的“大港”浸浸水了。

六十年代初期，自来水被引进来，除了少数人家，多数家庭都将井壁推倒，把水井填平了。只是在每次制水时，才有些后悔地说：“如果仍有一口清凉的井，那该多好啊！……”还是怀念那口泉水涓涓的苦旱活命井！

岁暮狂来惊五劫
雄鸡啼唱向阳花

二零零五

乙酉年

玉山



有明



芳芳的 忏悔

日光同学：

谢谢你的来信，你的信中提及四十多年都没有机会听我讲故事。真的，你们小学毕业到如今已有四十三年了，当年我的大儿子为良只是三岁大吧了。今年为良的大女儿汶欣已进了大学啦！岁月真的是催人老矣！我退休到现在很快又过了十多年了。这些日子里总会有很多珍贵的回忆，那是教学时很多美好的陈年旧事。

我记得陈国祥从彭亨州回来时曾亲口这么说过：“老师，您过去所讲的故事，让我在社会上谋生，确实可以发挥很大的力量，这有作用的影响，可让我事事畅通，事事顺利呢！”

我一向不主张呆板地念书，书念得怎么样，考试的成绩理想不理想，那是另外一回事。人最主要是要懂得如何学好怎样去做人。人要懂得如何处世待人，如何应付这复杂社会的各阶层人士。人懂得适应社会，懂得谋生的方法，那已是理想的开端啦！接下来所走的路是否平坦，那可真的要靠自己的真本领啦！

我虽然离开你们很久，但我仍会记得你们活跃奔跳的一群。当年你们为了想听我讲故事，必会很认真，很专心地把作业做完。当我讲故事时，真的是完全投入于故事人物的世界里，而你们听故事的孩子们也真的像进入故事人物的圈子中，大家都像和故事人物共同生活，共同快乐。我发现你们每个人的脸上除了那快乐的笑容，并有真正的满足感！当时我也非常快乐，我总会觉得我真的很会讲故事。学生们都喜欢听我讲故事。

好吧！今天再给你另一个满足，再为你讲一个真人真事吧！

芳芳是三十多岁的少妇，丈夫最近因车祸而英年逝世。遇上这悲惨的厄运，让芳芳悲痛得断肠裂肺。芳芳忏悔得很，她拼命捶胸自问：自己何以命薄如此！我真的是罪大恶极吗？

芳芳每天仍是泪流满脸地呜咽着，责问自己过去为何错得这么厉害。每个晚上她都不能合上双眼，心灵上总是涌现滔滔波浪，身儿像是飘浮在汹涌波涛中，危急得难以靠岸，难以自拔！她天天所感受的是上天在惩罚她，丈夫的死是种报应。

最后芳芳下定决心，她急急率领着五个弟妹和四个儿女，老远地从吉隆坡赶回怡保的娘家去探候亲妈妈。芳芳已经十多年不愿回娘家看妈妈了，当芳芳念小学六年级时就把妈妈痛恨得入骨，有时还粗言粗语地痛骂着母亲，根本就不把母亲当着人。芳芳的母亲唯有躲着偷偷地哭泣，自怨自己实在命苦，她为了爱儿女，唯有忍受儿女对她的怨恨，忍受儿女的责怪，忍受着儿女对她的种种埋怨。

这一回芳芳的丈夫惨死，才会让芳芳真正地醒悟。芳芳承受了夫死于英年这悲痛的打击，才明白母亲当年所作所为的苦心，自己实在很不应该把母亲当作是仇人，二十多年的不孝，实在是很难作补偿，也根本是无法赎罪矣！芳芳因为良心不安，愧对天日。这回她是真心真意地忏悔，真情地要向母亲请罪，所以她鼓足了勇气回娘家，面对自己的亲妈妈，希望妈妈可以助她一把。

芳芳一到娘家，即双膝扑跪在妈妈跟前，很痛苦地拼命喊着：“妈妈！妈妈！您要原谅我！你真的要救救我！我

真的不想活在这世上！”

“过去完全是我的错。是我不懂事，是我没有人性！”

“妈妈，现在我真的好后悔！过去我犯的罪实在太深，实在太太。我以前真的太任性，我把弟妹都教坏了，我命令他们要狠狠地一同对付你。过去我们的不敬不孝的一切，都是我一个人的错。英才的死，就是上天给我的报应，这是上天要折磨我，要惩罚我！”

“妈妈，我知道错了，请你原谅我吧！这自作自受也实在是够可怕的。现在我把弟妹们带来你跟前，一同跪着，一同认错，请求您的宽宏大量，请求你宽恕我们过去所犯的罪过！”

芳芳的弟妹们和那群小宝贝都一起跪向芳妈妈，大家除了嚎啕地大哭一场，连内心也会悲痛得非常激烈。一阵阵激情的举止，一阵阵腾热的温情，最后是促使大家环抱成一团，他们紧紧地环抱着，放声地痛哭着，大家都会感到这个世界又重新活泼起来，他们似乎都从迷糊的世界走到另一个可爱的天地。最后是芳妈妈被感动的把温情的双手伸出，逐一地把大家扶起，十分慈祥地一个个安慰着他们，并温和地吩咐他们别再哭了。

接着是芳妈妈慈祥的语音：“泪水是最宝贵的，我已痛苦地哭了数十年，从此以后，我不再流泪了，你们也别再哭泣！现在大家都明白我的苦心，我不用再担心我的儿女不疼爱我了。”

“妈，你不用再悲伤，从今以后，我们一定会好好地对待您，永远都会照顾你！”芳芳很真诚地说。

“对了，你一定要和我们到吉隆坡去，你不要一个人住在怡保，那是很寂寞的！”

“我们一定会好好的孝顺你！”

芳妈妈的儿女们都非常开怀地表露着真正的心意，这一幕苦尽甘来的感人故事总算有个好结果。芳妈妈一家总算有个欢乐的聚谈。

当天傍晚，芳芳率领着弟妹们共同煮晚餐，这一餐团圆饭可真热闹，芳妈妈已十多年没有享受过家庭的温情，如今全家团聚，全家欢乐，确实是人生最开心的一天。

日光同学，在这儿我把芳芳的往事向你交待一番：原来芳芳的亲爸爸死得早，芳妈妈为了儿女们的温饱，当年不得不改嫁。当时芳芳只会怨恨妈妈的不是，根本不懂得体



谅母亲的苦心。芳芳只要遇上了亲友，必会哭哭啼啼地向他们诉苦，总爱说妈妈不应该改嫁。芳芳时时刻刻都在怀恨着妈妈，她同时又挑唆弟妹们一起对抗母亲，做了很多对妈妈不敬不孝的事。当年芳妈妈万分痛苦，为了要养活儿女，唯有忍气吞声，苦苦地捱过了二十多年。

芳芳这回由于丈夫英年死亡，才会醒悟自己过去实在是不应该埋怨妈妈的改嫁。如今芳芳才明白妈妈当年的痛苦，当年妈妈是处于无奈，处于无助，处于完全没办法之下才改嫁的。妈妈真的是为儿为女而迫得走上改嫁之路。这份伟大的母爱心意，又有谁能体谅呢！

芳芳除了忏悔，唯有跪向着妈妈，恳请妈妈的饶恕，恳请妈妈能助自己一把，可以堂堂正正地站立起来，不再有怨恨，不再有仇视。母和女是亲切的，母和女的亲情是永远都无法分割的。从此芳芳的怨恨完全消失，母和女不再有怨言了。

我真的是衷心地希望年轻的朋友们，可千万别胡乱地怪罪父母。若是不敬不孝地对待父母，那一定会让父母万分痛苦。无论什么时候，做儿女的都要体谅父母的苦心，时时关怀父母，对父母要孝敬，这是修行之道，能修身修行则能修得福气。好好对待父母，那是我们的本分，好好孝敬父母，那是我们的责任！

我希望大家都有一个温暖的家，父慈母爱，儿女可爱，真的非常理想。我愿祝福大家都有一个幸福的家。能活在福气的天地里，才会永远康乐！永远幸福！

日光同学，下回再给你讲另一个故事吧！假如你喜欢的话。匆匆即祝：

生意兴隆

有明

写于二零零四年十一月一日

邓长权童诗十首

作者简介

- 邓长权、暮雨等。原名邓亚峇。祖籍广东普宁，下西浦乡人。
- 一九五一年槟城威南高渊出生。高渊培德华小毕业。做过许多行业。如小贩、捕鱼。其中在家乡那块甘蔗园耕种逗留最久。于七六年上金马伦冷力镇以种菜为生至今。
- 习作生涯于七十年代开始，多写散文。
- 儿童文学，是在八年代末期开始。偏爱儿童诗。
- 多发表在本地华文报章文艺副刊，或文艺杂志。
- 诗歌曾选入南洋商报“南洋文学集1”（一九九一年）及“南洋文学集2”（一九九一年）。“海外华人文学作品集”，马华文学选集，诗歌集及散文集，（一九九三年）也分别收入作品各一篇。
- 曾担任太平华人文化学会文学组所主办的，全国华小童诗创作比赛，第七、八、九，一连三届的成绩决赛评审员。

插秧

农夫插秧
把青春的禾苗插在水田上
他有所期待
他期待的是一片丰硕的
金黄色稻穗

弟弟插秧
他青青的禾苗
是插在一本图画簿里
他也有所期待
他期待的是老师给高分数和一句赞赏语



邓长权与太太合影

小雪山

大热天
妈妈带我到冰果屋吃小雪山

小小的雪山盛在盘碟上
高高耸耸
山峰淋上红色的汤水和奶汁
里面裹着许多极品
红豆、玉蜀黍、大菜糕和碎花生
香喷喷又冰凉
十分好看
十分好吃

长大后
我要做个旅行家
到外国去
看真真实实的大雪山



聪明的花儿

为了安全
许多花儿
学会保护自己

像玫瑰
生满刺
像莲
长在水中央
像牵牛花
爬上高高的墙头
还有一些花儿
染一身浓浓的恶臭味
敌人避开

人性凶险
我们要用什么方法
保护自己呢？

苍蝇和人类

人类对苍蝇说：

“你这肮脏的家伙
不准到家里来
快滚蛋！”

苍蝇对人类说：

“对，我是肮脏
喜欢肮脏的场所
如果你的家居清洁
我都不喜欢进去！”



蝴蝶花

几只蝴蝶
伫立在花树上
真正的蝴蝶看到它的同类
飞过去和她打招呼
她却一动不动
也不开口说一句话
却又笑咪咪的
真正的蝴蝶又气又好笑：
“这个朋友，
怎么那么没有人情味？”

逛花园

跑进花园赏花
玫瑰娇艳
胡姬高贵
向日葵热情
水仙气质好
杜鹃红彤彤真可爱
都不知最喜欢谁？
忽然
妹妹看见一群蹁跹的蝴蝶
讶异地说：
“我疼惜这一种会跳舞的花！”



雨和阳光

雨和阳光是一对冤家
下雨时
就没有阳光
有阳光时
就不会下雨
难得一天
下雨又出阳光
它的宝宝彩虹就会高兴地
穿着七彩的衣裳
在天边出现

时钟

妈妈最爱听它的话
时间一到
就喊我吃饭
做功课
不准再看电视节目
回房睡觉

曦林童诗三首

(新加坡)

小孩有耳朵 没嘴巴

风

风来了
纸和塑胶袋等
都竞相逃走
乌云更吓得
挤在一块

那天妈妈骂我
因为我把她跟爸爸讲的话
告诉了婆婆
害得他们吵架

妈妈说
小孩有耳朵没有嘴巴
有些话只能够听
不可以讲

草风童诗四首

86

洋葱的话



剥我的皮
切我的肉的人
一边狠狠的下手
却一边一把鼻涕
一把眼泪

爆玉米花

卖爆玉米花的叔叔
有一个神奇的箱子
箱子里像藏着奇异的春天
只要那位叔叔
撒一把玉米进箱子里
啪！啪！啪！……
啪！啪！啪！……
箱子里的玉米
不多久
就会全绽开成
一朵朵香喷喷的小白花

星星如果不是 一闪一闪

天上的星星
其实我可以数得清
只是它们一闪一闪
闪花了我的眼睛

天上的星星
其实我可以数得清
只是它们一闪一闪
闪乱了我的心

星星如果不是一闪一闪
我可以一一数个清
那时我公布正确的答案
大家都会很吃惊

大彬壶

凌鼎年（中国）

清明一过，地气暖了，桃花红，杨柳绿，油菜花儿辣辣黄，正是踏春好时光。

大通银行的马囊理准备携带妻儿去郊外踏踏青，放松一日。

他刚开门，一个老叫花子出现在面前，那老叫花子啜了一口紫砂壶里的茶，唱山歌似地唱道：“这位先生行行好，给多不嫌多，给少不嫌少，积德有福报，善心天地知。”

马囊理觉得甚是晦气，一天的好心情



可能就坏在这儿了，但他不想在妻儿面前失态，露出没教养的样子，所以他摸出一张小钞，想打发他算了。

正这时，老叫花子又把紫砂壶送到嘴边啜了一口。这回，马囊理看清了，这不是大彬壶吗？！对，一定是的，他一看款式，这壶胎，这泥色，就八九不离十断定是大彬壶。

马囊理平素有一大爱好就是收藏紫砂壶。凭着他在银行做囊理，收入不菲，加之总有人在贷款等方面求助他，所以他的紫砂壶藏品在娄成是首屈一指的。他藏有明初期的供春壶，还有明万历年间制壶高手沈士良制的壶，以及清初制壶名家陈鸣远的束柴三友壶，还有陈鸿寿的曼生壶，独独缺一把明代制壶大师时大彬的大彬壶。像时大彬款的袱印壶、玉兰壶等，马囊理都是从《紫砂壶史话》书上看来的，那些照片他早烂熟于胸，只是无缘收藏。

马囊理吃惊老叫花子手里拿的竟是大彬壶，眼一下子直了，他已看清这是一把时大彬制的扁壶，深紫色、调砂泥、小巧、精致、静气、文气，马囊理越看越爱。此时，他已忘了踏青郊游之事，把老叫花子让进了家中。

马囊理吩咐佣人给老叫花子开饭。老叫花子吃饭时，他的两只眼睛只在那八大彬壶上转。好壶、好壶！看看，

那微曲的短嘴与环形的把手处理得和谐恰当，因为是调入钢砂的，故壶身上银砂闪点，珠粒隐隐，愈发敦朴古雅。

马囊理看老叫花子吃饭那慢条斯文的样子，心里有了底，他试探着说：“这位老哥不知贵姓，看你那斯文的举止，落难前定是大户人家吧？”

老叫花子放下筷，又啜了一口茶说：“不瞒您说，我祖上是镶黄旗的，爷爷那辈，曾官至——”讲到这儿，他又止住了话头，有点伤感地说：“算了，将这些称芝麻烂谷子事有啥意思，败落了，败落了。”

听着老叫花子一说，马囊理盘算着如何开口，叫着老叫花子把壶转让给他，他情愿出高价收购，因为如此名壶可遇而不可求，不光是肯出高价就能买到的，今天让自己碰到，首先是个缘字。

老叫花子吃饱喝足后，把大彬壶推到马囊理面前说：“我与你素昧平生，你如此慷慨招待我。非我叫花子面子大，该因壶之诱啊。这我心里倍儿明。我也不能白吃白喝你吧，这大彬壶乃稀世珍品，看来你也是行家里手，且把玩片刻吧。”

马囊理大吃一惊，原来这老叫花子知道这是大彬壶，

且知道这大彬壶的价值。看来要让老叫花子割爱，难矣。

不过马囊理还是取过这把扁壶欣赏了起来，他用手指轻叩壶身，那声音清脆悦耳，看来胎壁极薄。他又把壶举起来，看了看底部，底部“时大彬制”四个字，刻款极有力度。与文献记述中的大彬壶特征完全相符。

马囊理考虑了半晌说：“这位台兄，咱明人不说暗话，你这把大彬壶让给我，我给你一间房安顿住下，给你养老送终，免得你四处乞讨，流落街头，你看如何？”

马囊理想自己这条件应该是很优惠的了，他不想乘人之危，廉价收进。

老叫花子笑笑，取过那把大彬壶说：“此壶乃我最心



爱之物，一日不可离矣。如肯出售，何须等到今天。当年就是因为不肯割爱此壶，才遭奸人陷暗，弄得如此下场。往事不堪回首啊。”

老叫花子一边说一边拿起壶，起身告辞，出门时，他说：“你我若真有缘，还会见面。我哪天死，这壶就哪天归你。”

遗憾的事，老叫花子这一走，马囊理再也没见过他，更不知那把大彬壶的下落了。



大漠孤烟

(“沙地阿拉伯之旅”系列)

邱俊伟(中国)

还正年少的时候，我读过《一千零一夜》，也知道“阿里巴巴”的故事。对于阿拉伯这个陌生的世界，我所知甚少，印象中也似乎只有这些了，当然我还知道那里盛产石油，有成群的骆驼和大片的沙漠。

二零零二年的冬天，一个偶然的機會，我来到了沙地阿拉伯。我担任由沙地王子投资兴建的NOFA FARM PROJECT的土木工程师，我要在这个陌生的新环境里工作和生活。我也将很有兴趣向您介绍这个带有神秘色彩的地方。



阿拉伯人的故乡是在阿拉伯半岛。这个半岛位于亚洲西南部，东达波斯湾，南抵印度洋，西临红海，北倚叙利亚沙漠，这曾经都是阿拉伯伊斯兰帝国的疆土。虽然现在已划分成许多个国家，但依旧信奉着一个共同的宗教——伊斯兰教；仍然使用着一个共同的语言——阿拉伯语。

时过境迁，斗转星移。一个共同的宗教却人为的划分成几个流派，长期以来，伊斯兰教内的什叶派和逊尼派一直在进行着明争暗斗。虽然都使用着阿拉伯语，但各个国家的法律和制度又不尽相同。大多数的阿拉伯国家规定一个男人可以娶四个老婆，这个庄严的规定在沙地阿拉伯更被执行得“淋漓尽致”，但土耳其的法律只接受一夫一妻制。阿拉伯国家是禁止饮酒的，妇女必须戴头巾，但是在阿联酋、土耳其，人们可以喝酒，妇女也不强迫戴头巾。

我忽然在想：伊斯兰教的创始人穆罕默德如在天有灵的话，看到今天（尤其是伊拉克和科威特）的局面，不知会作何感慨？！

虔诚的穆斯林

在沙地阿拉伯，看得较多的建筑物是供穆斯林教徒祈祷用的清真寺，造型迥异的清真寺成了当地建筑的一大特色。

麦加 (MECCA) 和麦地那 (MEDNA) 那富丽堂皇的清真寺更是闻名遐迩，世界上第一座清真寺就是穆罕默德在麦地那建造的。更巧合的是，笔者来到沙地，负责的第一个项目就是“清真寺” (MOSQUE)，我也算对穆斯林作过贡献的。

这里的男士一律穿白色或浅色的宽松的长袍，头戴围巾，留有长长的胡须。女性则身着黑袍，头围黑巾，未婚的女孩尚可露出姣美的脸庞，而已婚的妇人连脸也用黑巾遮盖着，眼睛处用网状的薄纱盖上，乍看上去，倒有几分恐怖。

沙地阿拉伯的首都是利雅德 (RAYADH)，人口三百七十万，你或许会认为这肯定是一个热闹繁华的大都市，其实不然，这儿除了两幢标志性的建筑以外，其他的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利雅德的街道、建筑显得古老甚至陈旧，因为伊斯兰教是反对享乐和奢侈的，相反却提倡俭朴和节约。当然在现代科技浪潮的冲击下，利雅德这个城市也在蜕变着，并焕发着活力。

吉达 (JEDDAH) 是沙地阿拉伯的第二大城市，来这里旅游的人不少。比起首都利雅德，相对要开放许多，可



能因为那里有美国驻军的缘故。达曼(DAMMAM)是沙地阿拉伯的第三大城市，景色秀丽，风光旖旎。

沙地阿拉伯总面积二百二十五万平方公里，人口二千零二十万。

真正的沙地的公民已经不再像他们的祖辈一样过着游牧的生活，地下蕴藏的石油为他们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同时也使得许多国家的人来这里打工赚钱，寻找就业的良机。

每天凌晨四、五点钟，我都会被附近清真寺里祈祷的钟声吵醒。一个真正的穆斯林教徒也确实辛苦得很，每天从黎明到夜晚，先后要做五次礼拜(SALAT)，每次十五分钟到半小时，天天如此，月月如此，年年如此，风雨无阻，雷打不动。辛苦吗？他们却乐此不疲。每年中的斋月(RAMADAN)，这一个月中，白天穆斯林教徒是不吃不喝的。残酷吗？他们却认为这是在考验一个人的意志是否坚强，忍饥挨饿的同时，会想起那些三餐不饱的穷苦人。他们还要“施天课”(ZAKAT)，即从自己的钱财中抽出一一定数额的赈金来救济别人。一个教徒一生中至少要去一次圣地麦加“朝拜”(HAJI)，我无法明白他们何以会有那么大的毅力和耐心，终其一生而无怨无悔。



驾车在路上行驶，沿途常可看到穆斯林教徒把车子停泊在路边，人跪倒在地上旁若无人的祈祷，那份虔诚和执着足以惊天地、泣鬼神。

有一次，我去汇款中心汇款，柜台外排起几条长龙，但里面工作人员却突然全部停止工作，洗净四肢和脸面（每次祈祷之前，要严格的遵守“大净”和“小净”），在众目睽睽之下，都跪倒在地，向着同一个方向，做着同样的动作，开始祈祷。别人告诉我，沙地公民最重要的事是祷告，祈祷时间，哪怕十万火急的事情也要停下来。若非亲眼目睹，单听别人讲，我真的不会相信。

据资料记载：1978年1月，美国总统卡特先生访问沙地阿拉伯，一下飞机，利雅德机场即开始举行为他准备的欢迎仪式。但是，突然附近的清真寺传来祈祷的召唤声，所有的人都忙跑去作礼拜，弄得卡特一行人十分尴尬。

男女有别

在沙地阿拉伯，男女之间的界限极端的分明。

有一次，在利雅德的一间超市门外，由于当时是祈祷的时间（祷告时，所有的穆斯林会停下一切的活动，而去

清真寺祈祷，银行、超市、购物中心等都会停止营业），我只好在超市外面的长椅上坐着等待，祈祷完毕，超市会重新开始营业的。

可是，一个胖而稍老的宗教警察来到我的面前，他脸上写满了愤怒，责怪说我的行为不端，为什么和女人坐在一起？我这才看清楚，我的左面竟然坐着几位菲律宾妙龄少女，而右边坐着的是英美国家的三位女士。如果这是在其他国家，这位警察的问话相信会引来哄堂大笑，但这是在伊斯兰教的发源地沙地阿拉伯，而旁边的女士和小姐们都在幸灾乐祸地看着我，我真的无法使自己笑起来。

我狼狈而又尴尬地站起来解释：“对不起，我是新来的中国工程师，我不知道这里男人和女人是不可以坐在一起的，下次绝对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

可能是他看我的面孔还算忠厚，也或许是他看我的态度还算老实，总之，那个胖警察警告我不可以再有下一次，算是放我一马了。

我终于松了一口气，鼻尖和额头也沁出了汗。那时，我来到沙地阿拉伯的时间还不长，但我知道自己确实是犯下了一个不小的错误。不过，凭良心讲，在这之前，我真

的连那些女人的衣服都没碰一下，甚至于我都没有去留意一下他们的脸孔（从外国来的女性也必须穿黑袍，她们多不蒙脸，可能是不习惯），更何况是我先坐下的，她们后来的。

还有一次，在大街上无意中遇到一位从中国来的女护士，我们都有种“他乡遇故知”的感觉，各自谈起工作、生活和感受。刚聊没有多久，那位宗教警察又出现了，我忙说她是我的姐姐，那胖警察眨着狐疑的眼睛看着护士，好在那位中国女同胞竟然能临危不惧，随机应变：“是的，我的母亲是他的舅妈。”警察显然相信了她的话，让我们站得距离远一些，终于走开。

后来再碰到其他的中国女同胞，便像电影里的特务一般，鬼鬼祟祟地东张西望一番，边走边说几句话就散开了。避免被宗教警察抓到，惹来不必要的麻烦。但那位说她的母亲是我舅妈的护士却再也没遇见过，庆幸的是我和她那一次邂逅，互相交换了手机号码，在电话中聊过几次，却从此没有见面。

学习驾车

来沙地阿拉伯之前，我不会驾车，但由于我工作的这个

工程太大，占地四十七平方公里，所以项目部给每位工程师配了一部车子，我也就只好从头学起。

先是让一个曾在家开计程车的朋友教我离合器、刹车板、油门及档位，然后我就开车在沙漠中乱跑了，虽然有时紧张得一身汗，却也是乐在其中。

刚学会驾车不久的某一天晚上，我心血来潮，一个人偷偷出去兜风，打开车窗，凉风习习。但由于是晚上，又在沙漠中行驶，不慎车陷进一个小沙坑中，换成四轮驱动，猛踩油门，那车子不但没能爬上来，却是越陷越深。

我一点也不笨，马上找来砖头和木棒，利用杠杆的原理，去撬陷住的车子。我累得大汗淋漓，那家伙却仍赖在沙坑中就是不出来。

所有的办法都用过了，更何况连一个帮手也没有，终于没能成功，而胳膊上及手指头都添了伤口，我垂头丧气地坐在沙地上，看远处的山丘黑如鬼魅，而天上冷月如钩。

沙地的晚上是冷冷的，还似乎有狼在叫。陷车的地方距离我的宿舍起码还有二十多公里，身边没有一个同伴，那

时，我才知道，“朋友”的真正含义。

重新坐回车内，竟意外发现我的手提电话还在，马上拨电给一个同事，告诉他我陷车了。他想了一下安慰我不要紧张，他去找驾驶铲车或叉车的司机来帮忙。

我总算松了一口气，打开车内的音乐，台湾歌手黄安在唱：“从来都是新人笑，有谁听到旧人哭”。在这之前，我真的有点想哭。

一个多小时后，那位同事和另一个司机驾驶着一辆工地上用的叉车来了，看到我狼狈的样子，他们哈哈大笑。

车子固然倔强，总是拗不过叉车的连推带叉，移到了平坦的地上。

看看时间，已是午夜，繁星满天，风里吹来寒意。驾车回到宿舍，洗过热水澡，躺倒在床上，想想也感觉到好笑，疲惫的进入梦乡。

后来，也曾经撞坏过左边的尾灯和右面的倒车镜，但毕竟熟能生巧，总算学会了驾驶。不过，我相信没有比在沙漠中学习驾驶更容易的地方了。

黑袍

黄沙

绿树

阿拉伯国家的女人，在公共场所，全部身穿黑袍，脸庞、眼睛乃至手背都用黑纱遮盖着，这简直就是把自己和外面的世界隔绝开来。

电视、报纸上见不到一个女人的影像，清一色是男人的世界。这里的女人一旦结婚，就成为自己丈夫的私有财产。她们不得同其他男人讲话和交往，否则便视为大逆不道，对自己的丈夫便是莫大的侮辱，会换来惩罚的。

男人可以娶四个老婆。在首都利雅德，经常可以见到阿拉伯相貌平平的男人，身后带着三、四个浑身黑衣的女人，当然那些女人的年龄肯定是参差不齐的，因为不会是在同一时间娶过来的。

男人可以提出离婚，付给女方一些钱财后，就重新去找年轻漂亮的少女。但苦了那些离过婚的女人们，她们连和男人结识的机会都没有，她们根本不认识其他的男人。另外，阿拉伯国家还有一个规矩：凡是嫁出去的女儿就再也不能回到自己的娘家去住，正所谓“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

说穿了，离婚的女人大多从此嫁不出去。亲爱的女士读者们，我绝对没有一点冒犯和侮辱你们的意思，相反的，我的心思充满着同情和怜惜。沙地阿拉伯的女人们心里怎样想，我无从知道，不过，几千年来一直是这样，她们可能也见惯不怪了（正如井底之蛙，不知道外面广阔的世界，也便过得无忧无虑、有滋有味，伏在井沿的我们，却无端的忧伤）。

在中国，半个世纪前，就早已提倡“男女平等”，而沙地阿拉伯男女之间的差距使我想起了中国的封建社会。

沙地王室约有近百个王子，他们的父亲可能是兄弟，又或者几十个王子是同一个父亲，这和中国的古代更接近了。所不同的是，这些王子有手提电话，有高档的摄像机，有笔记本电脑，有豪华的名车……

他们照例也是一天五次礼拜，他们确实应该多多给“安拉”（伊斯兰教中的真主）磕头的，因为在他们的思想中，是“安拉”赐给他们大量的石油，过着富足的日子。

黑袍是阿拉伯特有的“奇观”，而黄沙又是这里的另一道风景。尤其是一些大沙丘，经风吹过后，留下一道道

如湖水般的涟漪，煞是漂亮。更有平滑细腻的地方，在晚霞映照下，如同美妇人的胴体。

沙地阿拉伯也有绿树，倘若走近去看，你会发现，树下都有塑料管子相连。哪里有树，塑料管就连接到哪里。聪明的你，一定猜得出来，这是一种供水管，每到晚上，利用这根塑料管给树浇水。

沙地阿拉伯干旱少雨，没有水，树是无法成活的，这点绿色确实来之不易！



作者在大沙漠中同
“沙漠之舟”
骆驼的合影

中国人在沙地

105

来沙地阿拉伯打工的外国人很多，大多数来自约旦、也门、叙利亚、巴基斯坦、孟加拉等穆斯林国家，菲律宾、尼泊尔的打工者也占一定的比例，英美西方人士也不少，但中国人在沙地阿拉伯的不算多。

我所工作的这间公司，曾有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人，后都因种种原因回国了，但却有来自中国安徽合肥的建筑工人两百多人，是这个建筑项目的技术主力军。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的这个NOFA FARM PROJECT，是由沙地阿拉伯王子SULTAN BIN投资兴建的，这儿将建成沙地阿拉伯王国最大的赛马场和非洲风情的旅游度假村，以及其他诸如高尔夫球场之类的娱乐项目。但王子委托爱尔兰人来管理（因为爱尔兰人早在一九七三年，就在沙地阿拉伯建立起农场饲养奶牛，现在已是一家极具规模的销售奶制品的大公司），所以，高层管理人员，均是爱尔兰及英美人士。

两百多名中国建筑工人都是通过国内外派单位推荐给新加坡一间中介公司来这里打工的，每人都要缴付五千多美金



的费用，这笔费用是不退还的。

他们忍辱负重，勤勤恳恳，每月薪水是六百五十美元，公司免费提供伙食。

爱尔兰及英国人虽然是白皮肤，衣冠楚楚，道貌岸然，但素质和教养也没能好到哪里去！中介公司收取了大笔的费用，却未能和这里的上层关系搞好，害得中国工人夹在中间成了出气包。不到两年，约有六十多名工人因为种种“莫须有”的罪名被解雇回国，有的人更连交付的本钱都没能赚回来，这近乎儿戏的解雇却改写了六十多个家庭的命运。由此可以窥见中国劳务管理体制的不健全。

关于高昂的收费，中国驻沙地阿拉伯大使馆的官员是这样说的：“我们没有办法，你们只有去找国内的外派单位”，而国内的外派单位则声称只是推荐，收费是新加坡中介公司，新加坡中介公司理由更充分，互相推卸责任，只可怜被解雇回国的那帮工人。（这两百多位中国工人的鲜血和泪水、感叹及笑声，以及他们的喜怒哀乐，我将另撰一文。）

我还认识来自辽宁沈阳的几位中国女按摩师，她们白天

休息，晚上工作，一直穿梭于皇宫后院中，为那些王子的太太及公主们按摩（我仅见到过她们一次，后来一直在电话中交谈而已）。

她们太熟悉皇宫中那些太太、公主们的情形了，富丽堂皇的宫殿深院中，那帮女人们私下里穿着很暴露，经常集体跳一些煽情的舞蹈，她们很少见到男人，生活无聊而寂寞，同性恋现象普遍——这是牺牲在宗教中的一帮被扭曲了的人性，一代又一代。

在首都利雅德和港口城市吉达，部分医院里有来自中国的医生和护士，他（她）们的待遇和薪金较好。

沙地阿拉伯对华人的态度很好，机场和公路检查站一般都不检查华人，这是因为华人在这个国家都遵纪守法的缘故，其他阿拉伯国家的人羡慕得要死。

利雅德有一家台湾人经营的较大的“中国餐厅”，二楼的墙上挂着一些中国山水画和带有中国结的大折叠扇子，楼下的墙壁上悬挂着鲜艳的中国马褂、旗袍和红灯笼。生意不是太好，也许是因为这边的华人太少，但在这里却能够吃到水饺。

值得一提的是，来自云南大理的张先生，来沙地阿拉伯留学多年，并在这儿工作。他能讲一口流利的阿拉伯语，因为语言的优势，他曾经帮忙过许多中国同胞，也曾经赠送给我厚厚的带有华文及阿拉伯文的《古兰经》，使我能够更深的了解穆斯林。

飞沙如雪

到阿拉伯国家，你能看到宏伟的清真寺、大片的沙漠、成群的骆驼，还能见到阿拉伯国家特有的椰枣树。这种树的产量特别高，每逢七、八月，正是椰枣成熟的季节，每棵树上都硕果累累，让你垂涎欲滴，但切记不可吃得太多，因为这种椰枣的含糖量相当高。



作者同来自埃及的牧马人
站立在椰枣树下合影。
这种椰枣树的产量相当高

大漠孤烟，长河落日，天高气爽，驼铃声声。运气好的话，你还可能看到难得一见的海市蜃楼。

夕阳西下，彩霞满天，一行骆驼在高空行走，落日把它们的影子拉得长长的。你可以闭上眼睛想一想，这样的景色是何等的美丽如画！

但沙尘暴也很频繁，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尘土满天，飞沙如雪，我终于明白这个国家的人身穿长袍、头戴围巾的妙用。倒是这满天飞舞的风沙使我想起故乡冬天的雪花来，也便愈加的怀念起故乡了。

由于沙地干旱，沙漠里出没的蛇和蝎子均有剧毒，狼只有在晚间才敢出来。

沙地阿拉伯吃不到猪肉，也喝不到任何含有酒精的饮品。穆斯林国家大多如此。

一九九一年“海湾战争”，美国即在沙地阿拉伯驻军，那时，伊拉克还曾向沙地发射过导弹。从此，沙地的恐怖活动便频繁起来，主要是针对英美西方人士。

在首都利雅德，经常可以看到墙上张贴着悬赏的通缉传



单。每一条交通要道，都设有检查站，旁边的军车上机关枪高高架起，检查人员严密地盘查每一辆过往的车辆。

坦白讲，沙地的民众很讨厌美国人，他们巴不得把美国人全部赶走。每当电视上播出美国士兵在伊拉克遇袭身亡的新闻，他们欢快的鼓掌。私下里，他们也发泄对政府的不满，他们对于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被擒，说是罪有应得。相反却很同情伊拉克的老百姓。

沙地的法律对于盗窃和通奸的惩罚很残酷。前者一旦被抓，斩去小偷的手指；后者倘若被捉，关到一间房子里活活饿死，但是否通奸，必须至少要有四个男子为见证人。

沙地阿拉伯民间故事，多如繁星。沙地阿拉伯的人擅长讲故事，“阿拉伯人的口，中国人的手”这是我在这边最常听到的一句话。

沙地阿拉伯的水有两种，一种是饮用水，另一种是生活用水。

沙地阿拉伯的法律，多来自于《古兰经》，《古兰经》在穆斯林的心目中，是神圣的。

东北部传来的哭声

不知你是否还记得，台湾女作家三毛写的《哭泣的骆驼》。三毛看见那个管骆驼的老沙拉威人，突然在远远的地上跪了下去，然后他又站起来了。她不知道那是在干什么？

荷西告诉她，那个人是在小便。诚然，阿拉伯国家的男人是不站着小便的。这一点，荷西绝对没有骗三毛，我敢作证。

三毛当时又想：在沙漠里没有卫生纸，那么他们大便完了怎么办？事实上，阿拉伯国家的男女在大便时，手上都会拎着一只装满水的桶，他们用左手蘸水处理那件事情（所以，在阿拉伯国家，同别人握手，不可以用左手，那样会被视为很不礼貌的）。

在沙地阿拉伯，收看香港凤凰卫视时，经常可以看到来自伊拉克的消息，当然这也多亏美国帮忙在伊拉克制造着新闻，给全世界的人们茶余饭后带来消磨时间的资料。但凤凰卫视经常在电视中穿插播放着一些悲凉凄怆的阿拉伯歌曲，深深地刺痛着观众的心。

伊拉克在沙地阿拉伯的东北部，距离不算远，那边正是炮声隆隆，这边却是视而不见。

仔细想想也奇怪，伊拉克死尸堆积如山，巴勒斯坦鲜血流成了河，可全世界的人们都在隔岸观火，且面露微笑。

人们的智慧日趋出类拔萃，打着冠冕堂皇的幌子，做着钩心斗角、尔虞我诈的游戏。现代人的聪慧和狡黠实已达至“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境地，这必将成为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里程碑。

我在一首诗中是这样写的：“他们是在消灭恐怖，还是在制造恐怖；是在维持和平，还是在破坏和平。”“我无法明白，究竟哪里有民主，哪里有公正；我更不清楚，到底谁是无赖，谁是英雄。”（刊登于新加坡《新风》诗刊第三期）

所谓的“民主”、“人权”，都是美丽的幌子，漂亮的借口罢了。

这个狭小的世界上，大家其实都在演戏，也或者说都在欣赏着演技高明的人演戏。

我也是蜗居在斗室内发出一点牢骚，如此而已。除此之外，又能干些什么呢？

想起秋瑾女士曾说：“白鬼西来做警钟，汉人惊破奴才梦”，不禁凄然一笑！

沙漠里的晚上特别静，风特别凉，独自一人漫步，倒也惬意。

月亮高高的挂在天上，很亮很亮，却冷冰冰的……

看千年古城墙外，草枯草荣……

风萧萧，似乎在倾诉……

浊酒一杯家万里——沙地却连酒也没有，想一醉方休都难哪！

(写于沙地阿拉伯)

绿茵圣坛

2004

陈少澎（新加坡）



冲吧，向前冲！

灼人的骄阳用光芒为夏天描绘一片火红，让痴迷的热浪翻过千山万壑；燥风随即旋绕全球，卷起数年来未曾淡忘的记忆。举世的盼望已换成不灭的火焰，伸展着长舌，直奔天宇。整个天空伴着响亮的歌声而摆动起来，层层旗海不停地挥舞着，掀开了重重锦绣战幔……

好个歌声飘扬的季节，将翘盼的心情浓聚一起，化不开，驱不散。比利牛斯山脉传来斗牛勇士的吆喝；莱茵河

岸上迎来了日耳曼战车；亚平宁半岛的十字军紧随奏起战神之歌；天涯一方的桑巴雄师誓要发奋图强。嘹亮的号角声在三大洲响起，天下精英今天要在红日下公开竞技较量。

噢，变幻莫测的翠绿战场，你让万众的期待吞噬了一切，让等待化作渴望，更让渴望化成编织幻想的针线。场上群星拱照，相与辉映，璀璨得几乎夺去太阳的光亮。狂欢笑声中，啤酒散发醉人的迷香，杯中升起的泡沫晶莹透彻，凝聚了众生相，点缀了夏日繁花的芬芳。

烈日下我心恣意燃烧，四处流动的身影倾注一生的激昂，不让亢奋的烈焰在心中熄灭。金杯灿烂夺目，刺痛了我的眼眸，挣扎注视，莫让那光辉化成幻觉。究竟要踏出多少足迹，消耗多少心血，方能获得世代的荣耀？是这豪情，将我一生梦想摊开在世人眼前。

看我首发阵容，便知今天盛况。青青草坪上尖兵林立，哨声响起时三线积极拼抢。侧锋边线出击，中场突前配合，后卫紧守四方，一



来一往，旌旗飘扬。忽然中途截获，全线快速踏前，前锋奋勇突破，中卫赶紧指挥后场。快翼兵临底线，企图强行切入，内锋跃跃欲试，要令举世为我声嘶若狂。禁区内即时危机四伏，守卫惶遽折回抵抗，却见一阵白色长影擦楣而过，叫人群不禁叹息怅惘。仰天疾呼，问问阳光，为何命运总不让凯歌轻易奏响？一切又再从零开始，何时才能溢彩流芳？或许轻身盘过屏障，或许横冲直撞，场内战情峰回路转，变数从不懂得潜伏隐藏。

阻拦、推进、伏击、踢墙！只见战况愈发激烈，高潮一浪接一浪，任气温往最高界限直闯。骤然，数十码外闪出一道光焰，以雷霆万钧之势越过人墙，紧扣大门，震撼全场！由守转攻，长驱直入，不时就地围攻拦截，只为胜利的欢呼而舍身碰撞。我是离弦的利箭，只管向前闯！

纵使疾风障路，眼前乃只有通衢大道。就算被击倒下，亦不因此溶化恢弘的气量。急迫跃起，轻掸衣袖，让闪亮冷峻的眼神再次傲视

前方。任鞋履沾满圣洁土壤，任不灭的神话充满这绿茵战场。冲吧，向前冲！

为你打气，为你呐喊！为你唱段马赛进行曲，或为你哼唱清亮短歌。你在场内驰骋，万众的脉搏不停震荡。因你的欢欣而引亢高歌，因你的低落而谱上一阕失音之歌。硝烟弥漫时震耳欲聋，磅礴的热情容不下片刻的沉默。你既壮志凌云，人群也不遑多让。默默祈祷，让曼妙的音符紧随清风，展翅飞向那无边无际的湛蓝远方。

可否容我在喧嚷声中抓紧一丝冷静？可否引渡我暂离喧哗，独自迈步奔向前方？时间仿佛摆荡在永恒与一瞬之间，不知终场哨声何时吹响。我为胜利而期待，不愿在微风中慨叹；我为理想奉上一切热诚，更为毕生宏志而拜服在这翠绿祭坛。

胜利的冠冕可会是刹那光芒？可否让怀念的流星化作一团活火，在人世间永远燃亮？神创的绿茵圣坛，你既奏起了战斗之歌，却又激



发了友爱之光；美妙的绿茵圣坛，你让世人再创高峰，更让举世为你仰望！

就在一片喝采声中，世人忘记了残阳，忘记了凛冽的时光。即使夜色已徘徊天际，喧嚣仍不愿轻言消逝。这火红火热的季节含着慑人的气势，紧紧裹覆每一个心灵，在深邃的方寸天地里，永远缅怀如此绚丽多彩的翠绿战场。

是谁在黑暗中点光，照亮心的去向？是谁在夏夜里散发神迷的芬芳？激跃的歌声永远回荡在这燥热的季节里，任迤迤的心径填满神采，令弦音传得更远更响……

冲吧，向前冲！

附记：对热爱足球运动的人士来说，2004年非常值得纪念。首先，国际足协成立100周年，欧洲足联也同时庆祝50周年，更重要的是，四项大型竞赛：欧洲锦标赛、南美洲国家杯、亚洲杯和奥运都在本年夏季中举行。

陈俐霖

芭蕾日记

生命如果都是圆梦的过程，那就太美了！哪怕过程再艰辛！我又要重新穿上芭蕾舞鞋，站上我梦中的舞台了！这应该是我生命中最后一次圆我这个梦想的机会了。学芭蕾的过程，总有那么多心灵的感动，它是那么能让人找到信心！即使曾经有许多学芭蕾的遭遇让我不快，但我还是那么热衷于这个艺术。每次在自己没有跳芭蕾的时候，看到美丽的身影在舞台上牵动着一条条动人的曲线和一场场震撼人心的梦，我都会为自己当时无法舞蹈而难过落泪；同时那好久没碰触的神经又会受到无数的鼓舞。我喜欢这舞蹈，就是喜欢成这样了。前天早上，

我梦见我俄罗斯的芭蕾老师，梦见自己放假回古晋去看她了，还梦见她儿子，他们都对我可好了。在梦里，我非常挣扎，一直要跳舞，但因为开学的缘故又要回来澳大利亚，就感觉自己没法跳了。醒来的时候，我流了好多眼泪，心里很难过。所以我决定，一定要去找芭蕾学校！我在电话本上找到了几家，有几家的牌子和师资感觉比较好，我就去了。我一直怯步，怕学费太贵，这样就要多打工，多打工就要花更多体力和精力，跳芭蕾也同时需要很多时间和精力，这样铁定影响学习。所以就不敢想了。但梦见了！我就一定要去试一试了。

宋铁盟陪我去的。去了第一家，是一栋非常老的建筑四层楼建筑，近乎荒废的样子，很恐怖。底楼是一家相馆。因为是早上，还没开门。敲芭蕾学校的门没人回应。宋铁盟就奔上了三楼，按了按门铃。有个男的出来了。一脸惺忪的样子。他大概对这突来的“探访”感到惊讶，跟宋铁盟说了芭蕾教室在四楼后就立即关门了。这也是据宋说的。因为我登上一楼就没敢上了。楼梯是长满锈的，像危楼一样，很没有安全感。我决定往下一所学校寻去。

第二所建筑，看起来很光明的样子，非常舒服。坐落在市区一条小巷，一个路人经过也不怎么起眼的地方。我们进去了，门没上锁。心里一阵欢喜，知道一定有人在里面。来这所学校以前，我就在电话本的黄页上看到了，这所学校的校长拥有英国皇家的考官证。这是强心剂，英国

皇家的考官证书，是不会随便通过的。里面那人，应该就是想找的，现在祈祷的只是一个舞蹈家的人格，能像她的艺术成就一样高尚。这样我就不会再遇到像以前那样的破事儿了。进去以后，两个舞蹈老师在里面。她们正进行清理工作。我说我是一个外国学生，在阿德雷德上大学，我来找芭蕾学校，想要继续学芭蕾的。她们一口就告诉我，我找对地方了！我也希望，我真找对地方了。我问了问学费，原来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这时我知道，这梦，不会就停留在梦的阶段了。其中一个老师，领着我们上三楼参观了舞蹈课室。面子很大，课室里摆了一台钢琴，四周都是镜子，跟其它的舞蹈室是一样的。老师问起了我会不会玩乐器，我说我是弹钢琴的。她一脸笑容，说开学了就把舞蹈的乐谱给我。哎！这相遇多圆满，她说。是啊！希望这美好延续。

我下星期一，就会开始我的第一堂课了，开始了阔别半年的芭蕾。祝我好运吧！我知道挑战很多，许多的练习要记住、柔韧度要重新捡回来、有许多的名词要背、有脚尖要受一点苦。但我好兴奋！因为有信心的人将会是美丽的！我曾经说：“I look confidence when I dance！”

市区里那一条小巷，一个路人经过也不怎么起眼的地方，大概蕴藏了无数芭蕾舞者许许多多美丽的梦吧……

先这样了。我一会儿要去做柔韧练习了。再续……

阿喵

你有没有听过水晶姐姐的鬼故事？如果没有，那让我来向你说述。

水晶姐姐的 鬼故事

话说某间公司里，有个主管，名叫水晶。但是，大多数人，都称她为水晶姐姐。因为她比很多职员年长。但是，大家都极不喜欢水晶姐姐，因为她为人骄傲，从不顾及别人的感受，又自以为是。尤其是当公司有新来的职员，不论是受雇于她的部门与否，她总是会去差遣、欺负他们。如果新员工所签收的货有问题，她又马上破口大骂该新职员为何多管闲事去签收货物，但其实是她吩咐新来的职员去签收的。由于她是主管之一，新职员只好忍气吞声、暗气心中。而其他同事、主管也因她在高层面前得势，而对她们无可奈何。总之，对同事来说，水晶姐姐真是神憎鬼厌。但是，却由于水

晶姐姐善于表现，其实也只不过是她什么事都要插手，每个部门只要有芝麻绿豆的小事发生，让她知道了，她就去投诉以争取表现，因此深得高层欢心。

这样的日子，过了一年又一年，同事对她的恨意，从没消失。

每一天，水晶姐姐只要来上班，都会抽出三分之二的时间在别的部门或与办公室的文员聊天。当然，如果正巧经理有在，她就比较“勤快”于她的部门工作。

有一天晚上，水晶姐姐趁同事们都下班后又用办公室的电话与朋友聊天。聊呀聊的，不知不觉已是晚上九点正了。原来水晶姐姐已煲了两小时的电话粥。于是，水晶姐姐就赶快收拾东西提了公事包，乘电梯去底层的泊车场取车子回家。因为公司附近到了晚上八时后，人烟就较稀少也较寂静。而水晶姐姐在电话中聊得太起劲以致忘了时间。想着公司寂静的气氛，她不禁心有些慌。

到了底层的泊车地，水晶姐姐见到她的车子还安然无恙的在等她，她好高兴的走过去取车。

“哈！虽然是晚了些，但都蛮安全嘛！那些该死的职员，居然还说公司到了晚上八时会很死寂、治安晚上也不好，哪有嘛！明天我一定要去臭骂他们！害得我刚才还

如此心慌呢！”水晶姐姐这时心里暗骂道。

站在车旁的水晶姐姐这时伸手进口袋想掏出车匙。说时迟，那时快。只见不知何时，从暗处闪了个黑影出来，扑了过去，把水晶姐姐按在地上。水晶姐姐吓得大喊大叫又求饶。

“求求你，放过我吧！我的钱包里有很多钱，都给你！求求你放过我吧！”她叫喊道。

“放过你？哈哈！放心，我才不会让你这么易死！当初你冤枉我偷公司的钱，害得我这三年来都找不到工。大家都怀疑我的信用而不愿意雇用我。我的老婆最后也和别人跑了。我恨你！魔鬼！”对方按压住她，同时撕开了他的衣服。

“啊！不要！求求你！我从没招惹你！你是谁啊！”水晶姐姐坏事做尽以提高自己的表现。当然，这桩小事，她早忘了。也记不起对方是谁。她的泪水涌了出来。

“哭？哭也没用，当初我跪在地上求你放过我，你还不是一样无动于衷？我被你冤枉坐了一年牢。我恨你！我是谁？哈哈！我是小角色，你那会记得我啊！哈哈！不过我不妨告诉你一次，我叫Steven！记住啦！哈哈！”说着，她用力撕破了水晶姐姐的衣裳，并掴了她一巴掌。



“不要————！啊！求求你……”水晶姐姐的嘶喊声，最后被她的痛苦给淹没了。

水晶姐姐醒来后，人已躺在医院。Steven已被擒拿了，但因为他已神志不清，疯疯癫癫的，所以警方也不能对他有更进一步的控告而将他关在拘留所几天了事。

但是，人算不如天算。坏事做多的水晶姐姐也没料到她会有今天这样的待遇。原来她衣裳不整、伤痕累累的模样被无良记者给拍了相片，并登刊在报纸上，顿时，水晶姐姐的遭遇，众所皆知。

一星期后，水晶姐姐去上班了。但是由于她之前所作所为实在太可恶，故此大家都没来安慰她更没人同情她，反而还耻笑她。而水晶姐姐悲愤莫名，再加上见到报章上的相片与报导，趁午休时间，从公司的顶楼上跳了下来。

《清流》稿约

创作使生命的艺术精神延续……

1. 本刊园地公开，欢迎投稿，也欢迎文教团体组稿。举凡评介、小说、诗歌、戏剧、相声、创作词曲等，未经发表的作品，均所欢迎。翻译作品则请附原文。
2. 本刊对所有来稿均有删改权，不愿者请于稿末注明。如欲退稿，请自备回邮信封。
3. 来稿请缮写清楚，字迹潦草者，恕不受理。
4. “文学蓓蕾”栏欢迎在籍学生、大专生或自修生来稿。
5. 请于稿末注明作者中英姓名、通讯处，电话或电邮地址。
6. 来稿一经发表，将致薄酬。
7. 欢迎世界各地华文作者赐稿交流，作品一经发表将获赠本刊。
8. 各类文稿请按下列地址分别投寄：

“评介、戏剧、相声”请寄 骆铃 先生

8, Tmn. Orkid, Jln. Raja Omar, 32000 Sitiawan, Perak, Malaysia.

“小说”请寄 紫梦玲 先生

136, Kg. Seberang Tambang, Kg. Sungai Wangi, 32300 Air Tawar, Perak, Malaysia.

“散文”请寄 一介 先生

48, Tmn. Ilmu, Jln. Raja Omar, 32000 Sitiawan, Perak, Malaysia.

“诗歌”请寄 郑可达 先生

46, Tmn. Sitiawan Jaya, 32000 Sitiawan, Perak, Malaysia.

e-mail: changkt@pc.jaring.my

“文学蓓蕾”作品请寄 田舟 先生

125, Antek Avenue, Jln. Sultan Abdullah, 36000 Teluk Intan, Perak, Malaysia.

原创词曲、书法、绘画、摄影及手工创作作品介绍请寄 王涛 先生

167 B, Jln. Besar, 32300 Pangkor, Manjung, Perak, Malaysia.

e-mail: wangtao_shi@hotmail.com

电邮投稿请提供(.txt) 纯文字形式贮存文稿

《清流》是大马一份非盈利的文学期刊，期待您同来为马华文学作保温工作。

- 如果您尚未订阅，请立刻订阅。
- 如果您已订阅，请推荐给您的亲友。
- 谢谢您的支持。

《清流》季刊订阅表

编号：_____

姓名：（华）_____（英）_____

☐ 新订户 ☐ 旧订户

地址：_____

_____ 电话：_____

订阅费：
☐ 全年 RM 20 （4期）
☐ 2年 RM 40 （8期）
☐ 新加坡一年 RM 50 （4期）

订阅期数：第_____期至第_____期

邮券号码：_____

- 请用支票或邮券 (Wang Pos)，勿寄现款。
- 订阅表格可复印。
- 书页如有倒装、空白、字体模糊，可退回更换。

邮件上请志明：Perak Literature And Art Society

迳寄：章钦先生收
75, Persiaran Kelebang Selatan 8,
Tmn. Bertuah, 31200 Chemor,
Perak, Malaysia.

赞助《清流》出版费

《清流》创刊于 1990 年 3 月，在全体同人的不断自我鞭策与合作之下，不论书型设计或内容，都有长足的进步。如今我们更立下宏愿，要立足大马，放眼世界。

为了克服经常出现的出版经费难题，我们谨此恳请关心马华文学发展的各界人士成为本刊的常年赞助人，共同努力。

赞助办法：

- 1) 常年赞助人，每年最少 RM 30，多惠益善，回赠四期《清流》各一本，芳名将永志本刊。
- 2) 也欢迎随喜乐捐。

赞助《清流》出版费表格

姓名：（华）_____（国）_____

团体/商号：（华）_____

（国）_____

通讯地址：_____

_____ 电话：_____

☐ 常年赞助人：RM _____

☐ 随喜乐捐：RM _____ *请在有关格子内划✓

备注：_____

注：邮券 / 支票上请志明：Perak Literature And Art Society

迓寄：霹雳文艺研究会财政

司徒育敏先生收

65, Lintasan Bercham Selatan 3,

Tmn. Shukur 31400 Ipoh, Perak.

Key of B^b major
Andantino

点亮这一生

词: 邹永
曲: 林建南

5 ||: $\dot{1}$ $\dot{2}$ $\dot{3}$ $\dot{2}$ $\dot{1}$ | 3. 7 6 — | 6 5 6 7 $\dot{1}$ | $\dot{2}$ — — — · $\dot{3}$ |
有情 就有美丽 人生, 只等 一个人, 对
情 就能美梦 成真, 不再 等缘 份, 对

$\dot{2}$ $\dot{1}$ 7 6 — | 0 6 5 $\underline{5\ 2}$ | 3 — — — · 5 :|| 0 6 5 2 4 $\underline{4\ 3}$ |
你 一片真, 对你 一片 诚, 有 化作 深情无
你 相思深,

1 — — — · $\underline{\dot{1}\ \dot{2}\ \dot{3}}$ | $\dot{2}$ · $\dot{1}$ 6 — | 6 $\underline{6\ 7\ \dot{1}}$ 7. 6 | 5 — — — · $\underline{\dot{1}\ \dot{2}\ \dot{3}}$ |
限, 就算世 界冰 冷, 凭着海 誓山 盟, 且把一

$\dot{2}$ · $\dot{1}$ 7. $\underline{5}$ | 6 — — — · $\underline{4\ 3}$ | 2. 3 4 6 | 5 — — — · — — — |
颗 心 沸 腾, 双 双 飞 舞 红 尘,

$\dot{3}$ · 7 6 — | 6 $\underline{6\ 7\ \dot{1}}$ 7. 6 | 5 — — — · 5 | $\dot{2}$ · $\dot{3}$ $\dot{4}$ $\dot{3}$ $\dot{1}$ |
不 再 问, 何 处 寻 花 灯, 为 你 点 亮 这 一

$\dot{2}$ — — — · 5 | $\dot{2}$ — $\underline{\dot{4}\ \dot{3}\ 7\ \dot{2}}$ | $\dot{1}$ — — — · — | $\dot{1}$ 0 0 ||
生, 奉 献 光 明 与 永 恒。



Handwritten signature

罗荣为：

● 霹雳美术协会及

● 马来西亚现代水彩画家协会理事

● 举办过三次个人画展，多次参加国内外联展



《荷塘一景》



《往金马仑的桥梁》

ISSN 1511-9211



9 771511 921009

RM6.00

清流 小语

(摘：) 舌头在百体里也是最小的，
却能说大话。雅各书 3.5

征求

关心马华文学发展的各界人士赞助或订阅本刊物。
表格请翻阅127及128页。

封面及封后页水彩画皆由 罗荣 作画